

判別豕亥極參賜姓命氏之繇而娶吳之風近復屢見當法外
優之抑倫外棄之敢質之今日持紀者

論睦族 株家譜序

明徐 燠

書曰敦睦九族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弗類則罔與敦譜者所以
類之也顧不重歟自氏族廢而敦睦衰矣大家世族或能邇其遠胄
若衰宗寒門則至孫忘祖諱季犯昆名者有之傷已余族不知所自
始自宣義公而下年歷二百年傳九代不甚久遠也而族人有不相
注來者余甚悲之遂緣先永寧府君所修舊譜而增葺之族之人各
畀一帙而藏之望以敦睦之道焉慶甲當相及貧賤當相恤孤嫠當
相收患難當相救勿以華膺而忽寒微勿以藻績而輕推魯歲時伏
臘○惟○然○相○聚○則○渙○者○可○萃○敦○睦○之○政○行○而○祖○考○之○心○惻○矣○此○余○脩○譜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六

十二

之意也。大傳有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願與族人共三復之。

枝節繁衍。一本所開。緒裔替微。同根是係。放勳第一事。惇叙居授時之先。聖人明知倫類之胎。乃屬陰陽之始。先生待已其大云。

禮部 服制

論劾史嵩之起復

宋史

徐元杰上理宗云。切以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經常。自聞史嵩之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寔無之。典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恨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賞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權利。歸私室。蓄謀積慮。陰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

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萬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
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從容就道。
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于大臣。是率
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以謝天下。况
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
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鐘。劉
伯正。領國事。惡京學生言事。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畫削遊
士之籍。

無父母而有國家。國家安用此無父母者。盡臣職而忘子情。臣

職。寧獨異於子情乎。須知棄親者。棄君之漸耳。國朝多奪情
之舉。嵩劾可鑒。

扶植綱常疏

明羅倫

臣聞朝廷援揚濬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係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 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 陛下是言真可謂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于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今 陛下于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

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寔。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于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黼起

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復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真于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之則行。行之則必力。則賢身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不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

復猶不起復也。然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不知先朝自揚漣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大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決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信讜論，足以俾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跡也？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故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預為已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

亦所以預為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復何慙？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狀全流，甚至無起復之例，則為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擬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

公為 本朝忠孝狀元，讀此，可想見。

幼元輔不奔喪疏

明鄒元標

臣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收人心以正綱常事標聞輔臣張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皇上

皇上不聽計哀求之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標讀此涕淚交流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嗷嗷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之有言也令不惟不言且乞留矣標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斁雖日被別裳無異禽獸敢置身斧鉞披瀝為皇上陳之標聞孔子有言苟正其身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居正于父憑棺淚奠未盡送終之禮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

人耶。皇上留之。不過為利社稷計耳。然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可為自用。太甚諸所設施。難以踈舉。姑舉其最者。一曰進賢。未廣如先朝各郡邑進學數十人。居正在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之路也。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別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殺。遍于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弗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時決囚。略舉以示威。而無定額。居正在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至首鼠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濫及無辜。雖有自新。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茅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智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能言。小臣畏罪不

敢言。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世注注有今日。陳言明日罹罪者矣。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觀黃河泛溢。漂沒為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木為巢。啜水為餐。有司不以奏聞。恐傷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挈子。散之四方。漠然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任侵刻之吏。阻豪傑之才。又有不可收舉者矣。即使有利社稷。尤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伏讀
聖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帝學。引君當道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綱堂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

廣古今議論叅 卷二十六册

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
議
論
集
第十三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七目錄

兵部

兵制

八陣圖論

論井田為兵法之祖

漢兵志

唐兵志

宋兵志

國朝兵志

明陳 偕

明陳繼儒

宋陳傅良

宋歐陽脩

元脫 脫

明金元嘉

國朝兵制

明陳勳

言兵事

漢晁錯

練習說

明唐順之

練鄉兵疏

明宋致

戰道議

漢諸葛亮

將畧

漢諸葛亮

將才

漢諸葛亮

將情

漢諸葛亮

請許渾瑊李晟等諸將自取機宜狀

唐陸贄

論將帥措置乖

唐陸贄

論將帥須謀王

宋秦觀

論將帥兵多無用

宋范鎮

紀三將失地利議

明陳仁錫

重將權議

明陳子龍



廣古今議論參卷二十七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兵部 兵制

八陣圖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駕湖

陸若霖沛時父

張廷鷺西雛父

參評

明陳 借

八陣圖者始於黃帝征蚩尤命風后為之者也名之曰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是為八陣也孫子八陣則方圓牝牡衝直方宜車輪鴈行也孔明天師其然而變化之而有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衝握奇扁翼折衝之殊陣圖凡三處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

兵制

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天衝十六車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大八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軸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三十六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帀翼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帀帀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帀鳥蛇為四奇所謂大八陣也每

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剋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通攷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者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將居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將耳明李靖數人而已吳越以下不知也八陣體方而用圓一象九宮八卦其變

為直銳圓方曲之五陣。則象五行也。太公天地人之三陣。亦三才也。李靖之左虞侯右虞侯。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各為六花陣者。本孔明八陣之法。大陣包小陣。小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為圖因之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內環外方者。方生於正。環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乳。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而分為八也。亦何止八而已乎。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分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道。甲有九星。用三奇者。亦皆黃帝

命風后為之。蓋聖人神道設教。以妙運其術。使人莫測其所以然也。大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岳則常山蛇也。又曰常山蛇陣。李靖言井田之形。開方為九。黃帝因以制兵。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統。及乎變化。散而成八。復而為一。杜牧以為數始於五。而終於八。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端。此古先聖智之制陣法。一順陰陽五行之理。相生相尅之宜。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人莫得而測其機也。



井田兵法之祖

明陳繼儒

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周公制為井田。表裏田獵。善藏其兵法。於不窮。使民繇之。而不使民知之。使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功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於周官田獵之制矣。如夫里而井。井田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宓義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為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為正兵。以居四正。為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竒之而為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為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為

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而長本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歎因歎以代教悉匿其造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謂導民於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項明仆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為席置通帛之旃以為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

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穉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殺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雖蠻夷猾夏狄盜賊奸宄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吾民也况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偽民二十四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核軍籍田中有廬疆場有宮

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稂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挽萬鍾之粟以給饋廩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為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惟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堠而設備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胆一規疆理為營陣揭鋤鋌為干戈轉用其所以繫獸者以為繫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本諸此乎

寓兵於農水乳合處雖易牙不能辨



兵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論漢兵制

宋陳傅良

漢大抵因秦制。凡民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每立秋斬牲于郊，名曰驅兵。官皆肄孫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羅造一歲為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為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便還，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有事以羽檄發，將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

之事已。即罷京師之兵。止南壯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較尉屯兵。壯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罷將帥。而北軍分八較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為執金吾。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置建章營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狩間。兵革數動。士物故者動以萬數。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于是發謫吏。次謫民。次謫戍。次七科。謫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官徙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中。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贍。至出武庫。昭帝始元間。始募奔命。及發惡少年。始有告劾亡者。宣帝神爵間。擊羗。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飲飛騰。

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蓋北軍亦出矣。唐杜祐謂歷代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陵邑。以為強韜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削雖衛霍勳。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祐言。命將旋罷。是矣。又按漢兵。郎官無負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較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宮掖門都侯。劔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

兵雖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史，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千一較，大畧可見。兵數益僅盈萬。高祖晚征黠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勃為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軍。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而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曰軍設屯，事已即罷。武帝雖置關都尉領于郡國，亦無營壘。而俗謂重兵悉在京師，非也。漢制雖曰曰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無四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莫有減，更有貸，則得為君。

上之恩。至于將相廢置，惟時或中郎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酒泉太守即命破羗，不為異數。而又御軍之法，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軍得喪羗首虜六級，賞典輒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功，幕府相除。可以槩見其時無有壅蔽誕謾之患。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廢下戍卒月穀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變生，君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南北軍記云：南北軍漢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馬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也。上天之象以羽。

林為天皇帝之座。以兵師為營衛。規天摹聖則爪牙之衛。詎可一日
 而缺諸。漢高祖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持三尺。糾合義旅。蠶鞮登而汗
 介胄。其勤五載。縛嬰斬羽。而後天下合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畝。巴
 渝北絡。無勤遠人。助鼓包戈。將與天下安安于無事矣。然方是時。董
 允壯張。蠻唯粵。肝劍立之壤。植大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
 敬在郡國。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無武卒銳士。以鎮之。殆非
 所防。未然而室不軌也。此高帝建軍之本意歟。夫天下形勢。惟地與
 兵。漢都洛陽。戊卒幹議。即命西駕。按秦故地。左轂右蜀。太華涇渭。表
 裏襟帶。金城千里。歸然天府之固矣。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必營列。

基峙。星布。平居無事。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如火發發。而又衛尉藩護。
 金吾徼巡。武庫司兵。司馬崇掖。章溝虎威。晝揮夜阿。戎心姦膽。戰栗
 駭落。無敢弗率。干我天威。鎮安四方。鞏固萬世。兵威地利。兩兼得之。
 信乎高祖貽燕子孫。規模宏遠也。
 允兵聚而不散。散不復聚。皆足以病國。西漢黷兵。無喻孝武。而
 衛霍諸臣。無重兵之憂。則散之有其方也。



唐兵志

宋歐陽修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又以苟利趨便至于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于一時而不足施于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法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竟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于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散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于亡焉蓋唐有天下二

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後廢而為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井田不可復而府兵之制猶可循守以合兵于農若夫再變而為藩鎮流失使然豈作制之不臧哉

宋兵志

元脫脫

嗟乎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兵于農之遺意者惟唐府衛為近之府衛變而召募因循姑息至于藩鎮盛而唐以亡更歷五代亂亡相踵未有不繇于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于其間凡其制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廢國用憂世之士屢以為言竟莫之改

神宗奮然改制。于是聯比其民以為保甲。部分諸路以隸將兵。雖不能盡極其弊。而亦作一時之氣。時其所任者王安心也。元祐紹聖。遵守成憲。迨崇寧大觀。開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于靖康之變。時其所任者童貫也。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以開元帥府。其初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為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孝宗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募兵雖衆。土兵日蹙。况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然沿邊諸壘。尚能戮力効忠。相與維持。至百五十年而後。止。雖其祖宗深仁厚澤。有以團結人心。而制兵之有道。綜理之周密。于此亦可見矣。

然。宋之喪師。不繇兵弱。而兵威不勁。亦莫甚焉。子輿云。無若宋人。

國朝兵制

明金元嘉

兵制自成周而下漢唐殊得要領我國家規摹兵政甚詳且悉內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即漢南軍之制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北軍之制也外設都指揮使司列于各省直要害之處凡十六司而為行都司者四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與調發而不治兵事即唐府兵之制也成祖因五軍之舊益之以三千神機曰二營後分而為十營增而為十二又合而為東西官廳為戎政府總皆五軍遺意雖時分時合時聚時散然使常損數萬難躡于京師猶可綢繆根本矧恃金湯無奈其為乘軒之鶴也為衛人棘刺

之毋猴也。為南郭處士之竿。齊王好一一聽之。則道也。頃遼潘既陷。警報日至。虜騎且旦暮渡河。一時文武大吏欲求外援。則遠欲事內。練又難除。嬰城固守。外更無別策。除國祚靈長。當無是事之語。外更無妙算。而尚謂鍾簾有所恃。無恐哉。是京兵之弱。莫甚今日。京兵既不足恃。常延領而望曰。四方其有響應者乎。乃率望風。股栗即。以虎符徵之。猶嘍喑不敢進。冀得三萬精卒。可保三空河口。而調發遷延。無一應者。是外兵之弱。亦莫甚今日。欲轉弱為強。道安在。愚謂必先識其所。以弱之源。而後強可振也。夫今所號為營兵。非盡繇勲貴子弟。如漢時羽林緹騎之選也。又非三輔中應募。飲飛射士。力扛鼎而

射穿的者。也不過尺籍之徒。存占役之相繼。或四方流寓。而竄竊其。中便櫻為世業。或衙門廝養。而影射于此。可資為月糧。身不履戰陣。焉知鼓鐘銃鐸之節目。不識偏裨豈通手足臂指之情。無論老家不能授甲。即號挑選。亦張半石弓。而乘款段馬。識者明知其無用。而猶為之說。曰。不如是。則不足容奸究也。不如是。則不足餽游惰也。夫以國家養健兒之費。豈可升斗求活。且天子爪牙親軍。而可為作奸犯法者。淵藪耶。今所調為外兵。非盡其帳下選卒。可衝鋒陷陣者也。又非其道。將素所拊循。能赴湯蹈火。而不顧者也。不過撫接。行之道府。道府行之州縣。按籍而抽取。捱門以稽查。點有力者。已計脫矣。應募

者非弱不能自存于四民之業一無所就姑以性命博金錢則無賴
惡少兇悍不能容于鄉里故甘去死地如鷲兵之捐親棄子死喪疾
亡之感既觸其中衝風冒雨飢渴寒暑之變又攻其外無論孱弱者
不能出玉門閉即號稱跳盪然始焉仗劍從戎或尚有敵愾之氣既
焉賣刀典衣則漸無死綏之志矣識者亦明知其無益而猶為之說
曰不如是則不足塞勤王之詔不如是則恐萃九邊精銳而盡為三
韓之暴骨夫封疆大事而可以虛文塞責且京師與邊鎮孰重衛遼
左所以衛京師寧得以舍已耘人藉口耶愚嘗謂京師非小弱也凡
留守虎賁天策等衛額具在也間有中貴影冒豈真河南南陽不可

間耶或以承平既久逸日多而燕趙古悲歌慷慨之地獨不可移
尺一以募之耶或以弱不任兵而鳴鏑飛騎援赤白丸于長安市者
比比是也獨不可蒐而拔之耶各邊鎮省直之幅員非減于昔也
國初額設之軍衛則以五千計所則或以千計或以百計者具在也
又有城守之兵如精兵常兵機兵之統于州縣者有事變調集之兵
如寨兵遊兵之帥于叅遊者有增無減也間有將領侵漁然豈真將
軍貴倨不可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耶或以相承既久曠冒自多然中
原豪傑河朔精銳以至三吳亡命蜀楚奇材劍客獨不可廣門路以
收之耶或慮無投袂應者然方今草澤奸雄嘯羣于海島孤嶼間者

實繁有徒獨不可誘而致之耶誠在京則總之於司馬督之于勳臣
巡視之于臺省在外則總之撫鎮隸之于道府分布之於諸帥厚其
廩給時其較閱法在李抱真之守澤州也澤潞當戰爭之後軍伍凋
剝抱真三丁擇一俾曹偶習射不三年得成卒二萬稱昭義步兵為
諸軍冠法在李德裕之帥劍南也蜀自西詔入寇民失職無聊德裕
請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絲是器械皆犀利謂之雄
邊子弟南詔不敢侵而又在重將材天下不患無兵患無將如靖遠
出征則蔣貴為之翼威寧提師則朱永為之佐忠肅總權則孫鏗楊
洪為之驅文襄持制則仇鉞為之奮閫外無司旗鼓者而欲以輕裘

緩帶之儒臣遙制其進退必無幸矣凡才堪專閫或提偏旅者宜以
夾袋識之而勿使遺又在蒐異能天下庸人固多奇才亦不少如劇
孟布衣也而亞夫隱之若敵國陳湯白貸無節也而卒著西域之勳
郭震任俠盜鑄吏議所不能容而卒佩將相印余玠落魄無行鄙為
粗人而卒手挈全蜀以還本朝豈軍中無奇才異能之士足當一面
而徒以猥瑣齷齪者充奔走必無幸矣凡有勇可賈詐可使者宜另
以隻眼待之而勿以常格拘如是而無事則將知兵兵習戰人人願
出死力以報縣官有事則驅手足捍頭目蹈至險不暇顧矣何至內
與外毫無足備緩急哉

國朝兵制

明陳勳

今天下之所為有名而鮮實以千百年之所蓄養訓練而未必當一日緩急之用者非兵乎蓋其初亦嘗參酌今昔權度利害計萬世而為之制所以懲不若備非常示天下強者非不威神憚赫而不能必其後之不耗廢驕窳也則何也承平久而法不足以束其制則制壞沿習成而人不足以行其法則法亦壞議者不咎法之不用不咎人之不能用法而惟制之議止益也我太祖一統函夏成祖定鼎幽燕經武之制宏廓深遠置五軍都督府分符而將設三大營兵分曹而練宿重兵于九邊間衛所于州縣畫地而守牙錯棊布臂指相使

二祖之鐘鼓鈇鉞寔式臨之。時運而往，兵革不用，玩愒無震之餘。勢不能不稍變。景泰中嘗為十二團營練京兵矣。其後設兩官廳矣。至嘉靖中復為三大營矣。沿邊列郡亦間以召募矣。振刷一時，兵亦稍稍厲而尋易尋朽。至于今日而敝又甚也。總而言之，其弊有五：夫聞烽舉而色喪，語合而股栗，則其弊怯也。夕弛檐而坐市門，旦樹羽而鼓之，若兒戲耳，問之攻殺擊刺，所以然不知也，則其弊偷也。衣廩不能時給，主者又役屬而股削之，于是飢寒逃亾之莫詰而籍為虛，則其弊耗也。責以投石超距，弗工也。至作奸譎幻，甚工也。有一人二籍而利其糈者矣，則其弊詭也。平居未嘗得一當以報上，而習于

秦○養○見○謂○當○然○耳○給○糈○稍○緩○則○脫○巾○註○于○市○法○稍○厲○則○譎○而○起○也○猛○悍○虓○厲○之○氣○不○用○于○敵○而○用○于○王○將○與○命○吏○則○其○敝○驕○也○議○者○思○振○刷○而○不○得○其○解○遂○欲○求○于○制○之○外○慮○京○軍○則○欲○籍○丁○壯○以○固○三○輔○慮○邊○鎮○則○欲○募○土○著○而○撤○客○兵○慮○郡○國○則○欲○編○民○兵○而○廢○勾○稽○夫○民○不○知○兵○之○日○久○矣○簽○編○之○令○下○能○無○驚○擾○乎○教○肄○能○遂○如○法○乎○即○客○兵○既○撤○衛○所○不○補○而○新○集○烏○合○之○衆○足○支○緩○急○乎○夫○置○羽○林○緹○騎○而○無○益○漢○變○曠○騎○而○無○益○唐○刺○義○勇○更○保○捷○保○毅○而○無○益○宋○故○愚○以○為○今○日○獨○患○用○衆○之○無○法○不○必○他○求○兵○也○獨○患○用○法○之○非○人○不○必○更○議○制○也○夫○用○法○者○欲○有○所○覈○實○于○法○內○又○欲○有○所○鼓舞○于○法○外○也○人○之○在

事內者不可不務責成。而其在事外者不可有所牽掣也。夫士有餓以宿飽也。而需索為常例。有清勾以實伍也。而吏尉以為市去留廩食。必以技力以致精也。而不能無濫竽亂行者。戮不用命者。戮以致威也。而不能無佚罰。先登者未必錄也。或冒功而幾優叙。失律者未必問也。或裹創而就吏議。叫囂而恣要挾。未必討也。反除所忌而狗所請。如此而何法之能行。凡是數者。宜皆髮櫛而苗耨之。使食必可飽。兵必可戰。而賞罰功罪無一不出于紀律。此所謂覈實于法之內者也。夫兵者以氣用也。徂于習則怠。而不能振也。故善師者常得其無窮之機。而用之。今視選之法。有選鋒有正兵。有備兵而竊謂不必

有常籍也。時簡拔而進退之。則競于奮矣。京營之將。有賢而矜于畧者乎。時命一人以訓邊軍。邊將之入。亦如之。久之而教相習矣。邊營之兵。有練而精于技者乎。時抽一軍以習京營。京兵之出。亦如之。久之而能相若矣。而又以不測之罰警之。以非時之按劾儆之。此所謂鼓舞于法之外者也。夫將三軍所屬命也。今置將已輕矣。自參總遊佐以上。間以賄遷。彼方利其下以自為地。而何能用眾。故計莫如懲債帥也。統袴肉食。未必可當干城。而天下雄武方略之士。或奮于徒步。起于列較。故計莫如廣推擇也。一事而眾為監指。視煩而愈亂。一軍而屢易帥。耳目眩而愈禁。故不如專任而收其効也。法有用正用

奇○兵○有○使○貪○使○詐○或○投○餌○而○可○以○致○敵○或○少○挫○而○反○為○勝○端○故○不○如○
從○容○而○展○其○技○也○巡○視○監○察○憲○臣○也○其○大○體○主○于○彈○壓○不○必○毛○瑣○而○
侵○之○協○理○提○督○重○臣○也○其○治○兵○宜○久○而○練○不○必○傳○舍○而○去○之○所○謂○事○
內○之○人○不○可○不○責○成○者○此○也○事○方○竣○而○議○集○既○遣○帥○而○議○未○已○彼○方○
外○憂○泄○內○憂○撓○必○不○能○堅○任○事○矣○曷○若○責○人○以○事○責○事○以○功○而○姑○息○
此○繁○言○也○夫○武○士○取○激○昂○感○慨○身○捍○國○耳○烏○用○齷○齪○苛○禮○為○而○文○墨○
論○議○之○士○必○欲○凌○躐○而○據○其○上○稍○不○愜○從○旁○沮○之○矣○甚○者○齟○齬○之○矣○
彼○安○所○展○其○四○體○哉○此○甚○非○共○濟○之○義○也○所○謂○事○外○之○人○不○可○有○所○
牽○制○者○此○也○夫○法○誠○行○則○文○子○可○兵○市○人○可○戰○出○一○令○而○可○當○挾○纊○

誅一人而旌旗壁壘可改色也將誠得人則壇可登劍可賜市租之
出入可勿問而中山盈篋可勿視也即今日之兵何患不可戰今日
之制何患不可刷而以更議為

先生品望高潔家居日以詩文書畫自娛弗用為名故其文弗
多得

言兵事書

漢 鼂 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神靈，奉陛下明詔，和輯士卒，虛厲其節，超越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必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

平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大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
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
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
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
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鉞
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
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
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
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冢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

能中與凶矢同中不能入與凶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
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
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
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
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
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白
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
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注

采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
華筍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
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
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疆為弱在倂印之間耳夫以
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
甲紫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
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通則以輕車材

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時文帝志在安邊足用故錯以練兵擇將為先此猶承平之謨
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練習說

明唐順之

練習者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混錯為漢書禦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懼以卒與敵也。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將較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黃帝以來未之或異也。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天之數。千倉之藥不足以應阡壠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坐可以作而俾之。

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以用也。然皆常也。未必其達諸變也。剗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則懼迴樞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及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謂之練習乎。若以是繩其將較教將較之法也。將較以之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已而集未而罷教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又教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

目有不見者矣。吁。若此者是教兵法耶。是教將較法耶。故嘗曰將授一兵則其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馬已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馬已耳。賞罰一馬已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必羣集之武場觀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已而至未而罷也。火器千人馬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馬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馬必千人精也。將一日而與其火器者數十人。造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造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

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繇是某也勇某也藝某也逢巧某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某之器大良某之器良某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為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為殿寂是之謂教將較。

練習貴于徵實。今視同角抵等于戲樂求兵士不弱何異伏而舐天也。

練鄉兵疏

明宋 政

今天下大患非以外有狡虜東有叛兵西有流寇哉。夫權根本之計宜先寧邇以柔遠而審戡定之圖則制虜之着用漸而制叛兵流寇之着用頓何言之虜有巢穴有土地有部落我惟日日築濬日日修繕日日屯牧在我之精神力量寔寔充盛我開拓一步彼即退縮一步故用漸叛兵流寇非失伍離次之罪軍則迫饑畏寒之愚民朝廷特閔脅從之無知不然赫然一怒耳豈難制其死命哉。然所以制之法則有不可一日緩者蓋此輩一日不殺擄則一日無食守土者能護城池未必能盡護村落兵之所過荆棘生焉而農事廢矣農事廢

則民亦貧。民貧則從賊者益衆。故所以收拾之者不可不速也。而夫必專借材徵兵于他方也。從來難馴而易潰者皆客兵耳。必土著之兵根腳踏定然後可以懾服客兵而盡為我用。切流覽齊魯秦晉之地。其人多強猛果毅。試頒一明詔于三省曰。有能示奇建功斷賊之首而係賊之頸者。賚以金錢。若何封以官爵。若何。同殿中有能反邪歸正。斷賊之首而係賊之頸者。除赦罪外。賚以金錢。若何封以官爵。若何。則草澤中之人亦必有為。皇上効一臂者。不第草澤也。為我効力者。即在賊肘腋之旁矣。而戰勝攻取。亟資土兵。大州縣或征五六十名。次州縣三四十名。現有民

兵則用民兵。留護城池倉庫。則州縣官募之。一切安家行糧務倍于常例。亦本地方措處。摠督撫衙門以聽調度。此輩有籍貫有父母妻子有親戚朋友。雖欲逃無所逃。且賊在家門。縱不為兵。亦必禦賊。兵即以五十名為率。大處可得兵五百。小處即可得兵五十。若然則勝算在哉。然後議勦議撫可也。

土兵惟有父母妻子以繫其心。故易與教忠。然上以所繫取之。而彼則偷取糧餼以養其所繫。而忠勇沒焉。則如之何。

戰道

漢諸葛亮

夫林戰之道。畫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特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耳目。而攻之。可以勝矣。

兵制

此亦因地利之險易而節制其間。盡戰道之變。

兵部 將畧

將才

漢諸葛亮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氣蓋千夫。善固疆場。長於劍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葉詒泰曰：武侯固多神智，然觀其文辭醇雅，志慮忠誠，卓然弘儒也。此篇以仁義擇將，可知其學矣。

將情

漢諸葛亮

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餓。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搽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眾同也。

葉采甫曰：綸中羽扇。至今為世艷稱。服裘張蓋。何損於治。要之甘苦相共。自有至情。不專在區區服御之間也。

請許渾。滅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陸贄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師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于閭。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自昔帝王之所以成大業。成大業者。從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斷。繇已為大權。昧于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自昔帝王之所長。亂繁刑。喪師滅國者。

從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廻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乘聖謀，豈皆樂于違忤哉？亦繇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于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繇已，義烈發心，安于專行，病于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獲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執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共樂戰，與夫迫于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將軍不得握機于外，而內臣以文議牽制之。其弊自古已然，今尤酷矣。

論將帥措置乖方

唐陸贄

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境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雉武之英志刷憤耻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然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穩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時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里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甲兵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繇乎紀律制勝在于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

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今吐蕃之比于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絲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折。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度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方。此之謂乎。

論將帥須謀主

宋秦觀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為謀主。蓋將軍之于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為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懨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

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宛派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奈曹公，公跪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為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為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用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畧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

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彙者，繇此道也。後世之論兵者，只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營陣之所宜，窺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于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紐也。

良將者一軍之主，而謀主者又軍主之主，可不慎擇與。春秋傳曰：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

紀三將失地利議

明陳仁錫

三將杜以勇喬以智劉以紀律皆有古名將風。自三將死而天下無將矣。此皆已未春之鴻巢為失策甚也。然三將之死皆以地利不明之故。殷鑒不遠。可復浪戰乎哉。惟當用舟師。數萬戰船千艘。粟穀半年。于五六月西南風多之時。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順風揚帆。先抵旅順。口次進鴨綠江。以舟為家。返客為主。彼來則登舟以疲之。彼去則縱兵以撓之。北返巢穴。則水陸並進以追之。西渡三岔。則四面埋伏。以邀之。東連朝鮮。潛師以擊其東西。通上巒。虛聲以嚇其西。夫自山海關至鴨滑關。共二千三百餘里。出鴨滑關至建州。又七百里。共計

紀三將失地利議

七

三千餘里。而我師登岬則為陸。登舟則為水。器械兵糧陸續接濟。有增無減。有進無退。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彼且疲于奔命。之不暇矣。如此三年而遼不能復建。不能掃者。未之有也。

雖談地利。寔是將畧。

重將權

陳子龍

利在於此而害亦在於此者。聖人有術焉。去其害而就其利。則天下之事可以畢舉。苟畏其將來之憂而忍其目前之患。徘徊四顧而不敢發。則坐而待斃之道也。古今之事一變而不可輒復。至于今不勝其弊者。莫若兵民之異。民而文武之異。官方其始分也。以為戰者人所難能。而不可以緊責乎人。必有之。有素養之以時。然後驅之戰陣。使其心以為固然。而不疑。若是則天下兵必能戰。將必能施。至于今日行伍之士。無以異于南畝之夫。介冑之臣。無以異于衣冠之儔。特以其名焉異之。然則向之所謂民不為兵。文不兼武。豈遂足以精天

下之技能乎且夫兵弱而不振者其故何也始于將權之輕將權之輕今之人未嘗不知之而卒不能改者始于將材之非而其執不可也明知其非而不能改誠懼乎來者之憂而不知利害之可以術易也昔者漢唐之事愚嘗聞之矣將之出軍也天子之詔令有所不受而節度之在鎮者財賦恣其出入誅戮任其號令僚屬聽其選舉是故士樂其賞而畏其刑將吏畢効其能而不敢以欺上其任專而無遷徙之虞其權一而鮮旁制之患當此之時戰勝攻取四夷有所畏而盜賊易為剪滅將權重而兵強也今也不然其號為大帥佩將印以上者悚息于文吏之前仰金錢于縣官而又必以半餽長安中不

得以意賞罰其下其屬弁之可用者聽朝廷之資叙遷調而不得久為所有郡縣之簿尉得以相抗是故庸人致身其中惟媚好其公卿長子孫而已人惟責之也深則自愛以求當苟上之人以犬馬畜之亦何望其忠義敢死哉嗟乎古豪傑之士有貴為天子之族屬而不得為將致恨者以今觀之將豈可為者耶雖然亦互有利害矣前者之害在于武臣太驕而紀綱絕繇今之害在于文臣太尊而功名微當唐之時藩鎮擁兵自恣擅其土地人民天子不能制而其害患者文吏受其節制自郡刺史以下奔走惟命至于天下不得志于科目之士貪其祿食而遊其門天子不得操富貴人之權而士日以寡

廉鮮耻網紀大壞。今也冠貂蟬而擁數十萬之衆者三尺童子持尺一之詔而召之則歸命。愆後至于草茅誦讀之士投刺幕府長揖而已。是故文臣甚尊而武臣甚卑。凡文法吏得挾其權陵轢之其氣日以弱其流日以賤而功名氣力有所制而無以自見。二者之失人皆知之。但以古有難防之危。今有易制之安。是以就其易且安而不知兵弱而不振亦國之大憂也。愚故曰莫若重將權。夫軍中之不能無文臣者勢也。然使今之文臣俯首驅使于武臣之前情有所難矣。愚故曰莫若擇將材。周之盛時兵無常將其卿士時出以征不庭而齊晉之治兵者皆其國之大夫也。方今之患文士懦弱而寡略寡略者

雖獨昧于兵也。而凡事不勝任。今宜特立文武兼等之科試以經義騎射策以兵陣之法稍優異之。使為邊將其人既為上所重必喜于有為考其功以至大帥果以全鎮委之以權夫起于儒生之間必無抗暴不馴之習而文吏之任其地者以為同類之賢者不敢有所牽制而又無屈辱之耻。若是則將權可重而兵可強也。今邊鎮之督撫非乎未嘗身習其業久謀其事卒然出乎細旃之中而立于金鼓之下自處貴倨視將吏若厮養焉。能無摩其士卒教習以擊刺使其兵親愛而樂死乎。是必偏裨之任皆文臣知兵者為之。如古者參軍司馬之屬而可也。所謂去其害而就其利者此也。而議者必曰世無其

學古今論卷十七

人世豈無其人哉

取將材于文吏。世有其人。其議不迂。

四一

一丁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參卷二十八目錄

兵部

邊防海防

四夷議

論募民徙塞下

復遼實着議

破三說擣奴巢議

三方進勦東虜議

復遼議

漢諸葛亮

漢晁錯

明陳仁錫

明陳仁錫

明陶朗先

明周宗建

制首

明陳際泰

淮浙海防議

考索

儲餉屯田

請邊城儲備米粟等狀

唐陸贄

議兵餉疏

明趙東曦

議屯田便宜

漢趙充國

九邊屯政攷

明莊天合

屯田議

明董應舉

屯田議

明夏允彞

屯田議

明楊廷樞

舟車器械茶馬貢市

議脩車戰

明余子俊

車戰

明朱徽

議造戰船募水軍疏

宋李綱

增修器械議

明丘濬

茶務

明章潢

國朝茶馬畧

明謝肇淛

馬政議

明袁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議罷馬市疏

明楊繼盛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八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檇李

夏來綏朱方父

參評

兵部 邊防海防

四夷

漢諸葛亮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捍急能鬪。依山。擊海。憑險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備。又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剋也。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鬪○難○敗○自○磧○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蒙○蒙○之○以○內○亂○則○可○破○矣○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北○遁○長○山○廣○蹟○足○以○自○衛○飢○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逐○獸○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不○與○戰○其○畧○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當○也○此○不○可○戰○一○也○漢○長○控○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齋○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

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爭○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勢○懸○此○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重○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殺○自○除○矣○人○不○疲○而○虜○自○寬○矣○

葉來甫曰○四夷之中○獨詳於北狄者○其狡悍難禦自古患之矣○孔明天下才○但一試於南蠻○惜未盡其用也○

論募民徙塞下

漢晁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
 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
 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勤徙矣。
 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
 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狀後營邑立城制里刈宅通田作之。正
 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
 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
 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送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



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天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鼓相聞。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後未易服也。

今之保塞。雖與古不侔。而此議經畧其大綱也。

厚古今議論卷 卷十八 邊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遼實着議

明陳仁錫

遼地綿亘二千餘里而三岔河中分其界河東遼陽為重河西廣寧
 為重廣寧不復雖有寧錦前屯不過一線咽喉河西半壁終非全有
 又安望其復全遼破奴穴哉且廣寧至河僅一百八十里距河為守
 謹防暗渡是天塹之雄也錦義右屯足稱犄角是自強之地也全沃
 產殷屯種易饒是富庶之區也邊外一帶俱插漢所屬十八家夷人
 受賞之地廣寧一復揵酋必還舊穴思討原賞而宣雲亦得稍緩是
 於揵為調虎之計於奴為坐困之謀必再加申諭凡遼人有潛住省
 直者盡數出關以還故土嚴令各官有姑留遼人者從重叅究以清

內地遼之科貢世胄俱許仕遼以立功勳不許遊宦以忘桑梓俟平定之後照舊推陞別省員缺庶遼望先歸遼衆景造或路遠難行官給脚力或窮餓不前官給粥食各府州縣務加體卹全活才遺期歸故業精壯選之為兵老弱助之為農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捲土重來之實著也遼原有屯糧有屯艸有科糧有科草載在冊籍藏之水庫乃百姓祖業已地地有金銀銅鐵之殊科有上中下等之異俱入倉廩之內以為軍儲之需有管屯之官專以追徵為任有倉廩之官專司出納之責全遼官兵十萬三千坐食本衛本色六箇月仰食京運折色六箇月二百餘年馬騰於廐士飽於伍法莫良於此

矣○今○或○地○在○人○凶○宜○補○其○人○而○屯○其○地○法○廢○籍○存○宜○設○其○法○以○合○其○籍○奈○何○置○之○不○講○也○如○無○牛○者○官○借○牛○價○預○擬○牛○租○或○穀○或○豆○青○草○穀○草○至○秋○上○納○其○原○價○仍○在○也○無○種○者○官○借○籽○種○無○食○者○官○借○食○米○亦○預○擬○其○息○以○為○上○納○之○準○再○廣○募○商○價○各○備○貲○本○屯○田○塞○下○或○旌○表○或○加○級○或○贖○鍰○或○糶○賣○俱○以○本○色○為○重○而○折○色○有○禁○較○之○兵○子○月○食○厚○餉○歲○獲○幾○何○且○既○欲○其○戰○守○又○欲○其○耕○耘○能○堪○此○重○役○乎○且○不○肖○將○領○每○藉○公○作○以○耨○私○田○卒○致○枕○戈○之○健○兒○竟○是○荷○鍤○之○傭○僕○敵○愾○何○以○振○撻○伐○何○以○張○哉○是○民○屯○足○以○養○兵○兵○強○足○以○衛○民○也○便○計○也○

真是實着不是虛談。

破三說擣奴巢議

明陳仁錫

一曰漸進漸復也。一曰用夷攻夷也。一曰修屯政為久計也。此三說者有復遼之美名而非復遼之急着也。何也。兵家之勢利於合不利於分。奴之尅我城而不守也。情之深而策之巧也。蓋奴衆實不越五萬。若得城即守。則地廣而力分。故旋得旋棄者。非愛我畏我也。五以合為合之計。而中國之將吏不識也。若我持漸進之說。以為恢復之謀。則得一城守一城。復一堡守一堡。多兵則無餉。少勢則成孤。我散為守。而虜常聚。彼以全力攻我。苟一城陷而餘城不可保矣。其不可必保者。兵家分合之勢使然也。是兵未進而先疑。虜未滅而起釁。何

可用也。湟中屯而先零降。渭水屯而司馬困。法非不美也。然患在剝
膚而求七年之艾。火已燃着而望西江之水。庸有濟乎。况今之屯田
割奴士之脂膏而足取盈之令。驅荷戈之貧卒而食不毛之場。何可
恃也。其不可恃者。緩急久暫之勢不同也。愚故曰。此三說者。有後遼
之美名。而非復遼之急着也。今誠為恢復計。則奴巢不可以不擣。兵
機不可以不速。奴自剋我兩河。而我敢以一矢相加。遺奴之軀中
國也。久矣。聞其金復海蓋一帶。戍守單弱。而貪婪屠戮部曲多。雖且
酋長各推重兵。而不相下。此亦危而動之秋也。我乘其無備。因其猜
嫌。打造戰船千艘。挑選精卒。統以智勇膽畧之將。潛伏於天津山海
而陽出。陸兵數萬於三空河之間。高其壘。赤其纛。以示渡河之勢。奴
必悉銳甲以拒我師。而我以舟師潛抵鴨綠江。直擣其巢穴。率東江
之兵收遼之四衛。又約朝鮮之旅。攻奴之腹心。三方並進。水陸夾攻。
此時奴欲歸而陸兵尾其後。奴欲戰而我已潰其巢。奴欲竄而毛兵
衝其右。鮮師截其左。勢必四分五裂。雖然邊吏以倖安。而了局縉紳
冀卸擔。而因循造艘千艘。揮金百萬。事出非常。勝負難度。能無首事
之慮乎。前人委之後人。而後人復然。今日望之明日。而明日又復然。
天下事將不知所稅駕矣。嗟。嗟。遼左可復而不能復。且使之必不可
復者。豈盡武臣之過哉。豈盡武臣之過哉。

擣巢一着。亞夫金鼓。迭天下。韓信旌旗。背水陳。

三方進勦議

明陶朗先

奴賊之強。僉謂如鬼如神。不可測識。殊不知奴之精兵。不過五萬。其未得遼陽。出兵之途。一用兵之力。專每出以五萬人為用。以我之急。當彼之銳。以我之漠。當彼之專。宜不能格。既得遼陽之後。二十里之名城。非多人不能守。廣寧山海西虜三處。計與之戰。不厚集兵力。于遼陽。不能當。而且去老寨甚遠。老寨亦不可無人。而奴之力。分南四衛。恐登萊之襲其虛也。而奴之力。分鎮江寬。真東山一帶。人民曠。徒皆未肯降。而又聯絡朝鮮。以為後勁也。而奴之力。又分奴知有此四分而守之。彼且無處不守。而勢輕力薄。奴不知有此四分而專守遼

陽專渡三公。攻廣寧則登萊朝鮮一帶大兵所至如履平地。借廣寧為誘而抗之用奇兵于此而襲之老寨可搗遼陽可復俟其拔兵以林老寨揀遼陽而河西之兵自可盡數渡河以與我合不由不棄遼陽而走蓋其失也在賊婦女玉帛久歸老寨且棄此費者守之空城棄之不為失在我既得遼陽便有站脚之地而犁掃有基矣陣法有變首為尾變尾為首者樞在轉摺速捷使敵愕駭不知今日之廣寧與今日之登萊是變尾為首之勢亦當變尾為首之時也蓋語其常廣寧為首登萊為尾奴之志在河西遼之急亦在河西然而奴性多疑既恐有重兵又慮秦西虜必不輕犯第河西之人膽落奴鋒必不

敢與角奴之精銳盡向河西亦不可輕角惟連西虜拒河而守亦以可進而牽制其重兵在奴以為首而我則以為尾也登萊與南四衛一水相連由是而登蓋州岸直抵遼陽馬步並進為正兵之一路由是而登復州岸入海州設伏于鞍山首山之間以擋其由南林遼陽之途為伏兵之一路由是而遼鎮江登岸經新真草河設伏于甜水站于首山之伏相峙以擋其由東林遼陽之途又為伏兵之一路由是而用一驍將統我兵五千人督同朝萬人自義州渡至大真長河自牛毛寨入三尺布寨威栗寨而分兵三枝從三馬道以搗奴之老寨為奇兵之一路此四路皆可同時並進四面夾攻而近因居民

先自投降奴自以為囊中之物釜中之魚無煩宰割又料登萊無兵朝鮮甚弱無足慮

先生經畧東土十分才識十分膽氣錚々共推仰之奈何以燕王之水火阻抑及之此議具見大畧惜傳無全幅

足餉後遼議

明周宗建

臣聞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善理財者固不能使天雨粟鬼輸錢也即號殷富之國不能使錙銖之取為泥沙之用也頃見計臣遼餉一議寸心欲區百孔俱搜竊怪從古國家之貧未有甚于今日者然而國家非真貧也多取不能盡多取之用日入不能當日出之支理財者未曾從肯綮處酌其利便規其會通惟欲削下以求盈叩關而告急一不應則橫眉相向以為天下第一難措手事此蓋未得撙節之法善流通之術耳今請即遼餉言之遼兵現在十三萬餘歲支銀二百五十萬支米八十萬外此將士之祿牛騾之費不與焉數不為不多

矣。然金錢之輸。非飢能食。寒能衣也。兵士之食。必取足內。輓而民無餘粟。可以相通也。聞遼左每米一石銀六兩。雖市斗較寬。其價已四倍于內地。則輸銀百萬。僅足拉二十餘萬用。臣觀江南楚浙江右諸處。所不足者。非米粟也。以諸處加派之銀。即準本地時值。糶之民間。約銀五六錢。可得米一石。小民相載求沽。適足使其市糶之額。于和糶之中。寓轉輸之術。即歲有凶穰。地分荒熟。亦可常得米數十萬。資為邊儲。至于國家經費之孔。自京國以迄郡縣。自腹程以迄邊圉。自官廩以迄雜需。自外供以迄內庫。自上侵以迄下冒。自吏隱以迄民遁。種種諸端。皆滋弊藪。最可惜者。則無如夏稅綿絹。歲費銀一十四

萬八千。黃白蠟。茶。歲費銀三萬四千。甲字庫之顏料。歲費銀二萬七千兩。字庫之額絲。歲費銀一萬二千。丁字庫之顏料。歲費銀二萬七千。乙字庫之皮張。約諸省直。歲費銀數萬。南京諸庫之絲絹花布。歲費銀十萬一千。而浙直之綾紗。京師之夫匠。歲又可減銀數萬。各項水脚諸費。歲又可減銀十餘萬。夫此數者。使果歲盡登天府。一一無有侵漁。亦見國家有預蓄之饒。定額有難破之例。今名雖隸于內庫。大半領于奸民。外此驛傳宜清。曠軍宜核。冗官宜汰。北銀宜查。如近日計臣所條畫者。歲復不下數十萬。合之皆可佐國家之急。遵此行之。則轉賤而為貴。以暗補其貧。化虛而為實。以明濟其乏。臣所

謂國家非真貧者非空說也。昔管仲相齊，首通輕重之權，齊遂以霸。季悝相魏，取有餘補不足，雖遇水旱飢饉，糴不貴而民不散，魏卒富強。劉晏主唐計，變通有無，曲盡其妙，使國獲利而無甚貴甚賤之憂。此三臣者，皆不言聚歛而言流通。宋陳恕為三司使，俾商人各條利害，恕為次第三等曰：下等減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之數年，國用以給。又王堯臣為三司使，時元昊寇邊，軍興用廣，言利者率王厚賦暴歛，用益不足。堯臣曰：國與民皆弊矣。拜命之後，乃推其財利入出盈縮，計其本末先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期年公用足而民富實。此二臣者，又皆不主加增而主

撙節。此亦知經畫國用為今日復遼至計者大較然矣。

張元厚曰：自遼左喪，無日不議兵。議餉議餉者，惟務加派，是瘠民以強兵，本末之計左也。先生之議節議通，確然可為計部撥久遠不加派而餉弗乏，餉足而兵自強，誠復遼至慮編入邊防為先生建言本意在此故耳。

制酋

明陳際泰

達酋為患十載於茲矣。視其立國次第。與其人沈暇。非可易與。則固與國相終始之寇也。無論將材不逮於古。即起古之名將。而推轂任之。亦未見其有萬全之策。蓋衛霍當漢武百戰之餘。乘勁者也。靖勳當唐太宗勃興之時。用壯者也。且所當之虜。皆行國也。行國彼易勝。我亦易勝。彼何者。彼原無立國之勢也。四子之材優矣。若張既之。平河西。馬隆之。破榭機能。此不過遊食之虜。沈慶之之殲諸蠻。此不過內地之夷。二子之材。既不勝其將帥。使移而當今日之奴。豈易為力乎。麗國不可不救也。非獨屬國被殘。君臣之分不全。夫救彼適以

自○濟○奴○善○伺○人○豈○復○為○人○所○固○嚴○與○搗○非○必○莫○實○得○也○而○虛○出○於○先○
實○出○於○後○使○彼○力○不○得○專○於○麗○則○麗○雖○殘○而○可○存○此○既○可○散○義○於○麗○
而○亦○可○示○憚○於○奴○孔○明○正○義○曰○與○吳○連○和○而○分○魏○之○力○東○南○之○勢○不○
得○盡○西○北○之○利○亦○已○深○矣○此○之○謂○也○麗○存○而○養○之○數○年○以○復○其○氣○其○
德○我○豈○有○量○哉○而○奴○因○不○得○一○意○於○我○此○亦○制○奴○一○奇○也○西○虜○與○奴○
氣○類○頗○同○而○又○畏○奴○威○終○不○代○我○受○兵○然○明○而○繩○之○是○又○顯○樹○一○奴○
也○吾○微○有○以○嗚○之○使○尚○未○絕○意○於○我○既○可○制○奴○之○後○而○吾○因○可○小○緩○
其○合○而○內○入○之○謀○夫○氣○兵○之○貴○者○也○向○者○與○奴○造○事○未○嘗○發○一○鏃○而○
望○塵○聞○風○逆○自○奔○潰○今○幸○而○健○矣○兵○之○氣○可○以○漸○復○當○事○者○濟○之○以○

同○心○持○之○以○堅○忍○而○澹○之○以○廣○大○昔○人○云○小○勝○益○惧○小○敗○益○厲○所○以○
養○其○氣○小○勝○不○喜○小○敗○不○惧○所○以○養○其○心○既○進○而○據○三○空○之○界○以○耕○
牧○之○以○示○可○久○且○暫○省○飛○輓○也○吾○之○氣○用○而○不○已○既○以○狎○而○定○彼○之○
氣○久○用○而○不○得○所○當○亦○必○有○所○怠○倦○而○不○舉○庶○有○濟○乎○
整○復○高○麗○羈○縻○西○虜○均○制○酋○長○策○

淮浙海防

考索

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而。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遙。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固。要。津。守。禦。既。備。倉。卒。有。警。未。足。為。腹。心。憂。巨。海。梯。航。快。風。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即。擣。吾。腹。矣。視。江。淮。之。師。雖。列。百。萬。各。監。守。禦。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海。防。之。兵。如。許。浦。如。定。川。雖。有。之。狀。許。浦。之。屯。深。入。於。長。江。之。口。僅。可。為。長。江。之。蔽。定。川。之。屯。僻。處。於。四。明。之。海。濱。僅。足。為。四。明。之。備。其。於。京。畿。海。門。勢。甚。遼。遠。若。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翅。百。里。定。州。抵。浙。江。往。來。亦。三。兩。日。何。以。相。援。耶。今。日。之。要。害。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

古今論叢 卷十八 海防

十六

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通州料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是也。宋紹興二年逆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當防。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為備。畫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乎。葉義問為報。謙使回言。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夷。食海之利。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害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統於舟楫之間。官軍阨於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

宋家禦虜之策如此。今誠以之禦倭。純有用處。

兵部 儲餉 七 四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唐陸贄

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故○昆○錯○論○安○邊○之○策○要○在○
 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臣○任○當○休○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
 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緣○邊○
 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
 軍○中○使○度○支○知○悉○按○官○同○勾○當○勘○納○仍○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乏○
 絕○及○不○承○別○刺○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補○
 填○則○是○邊○城○嘗○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縣○絕○足○

兵部 儲餉 七 四



國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齋
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勅令各填貸今二年竟不
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
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隳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裁
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楹枋為喻能不為之嘆惜哉况水旱流行
故宜有備戎狄為患可不為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合益
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倘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
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
昆錯言募天下入粟得拜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穀必多後

代計邊儲者多祖述焉。年來遼河工等例開納近似。其名是其
實非也。

議兵餉疏

明趙東曦

方今奴虜虎視於外。叛兵流寇。鴟張豕突於內。在在在用兵。則在在憂餉。然財有所以生。所以節而加派。預徵。摻括。抽扣。損助。一切苟且之術。不與焉。請言其故。夫悉海內貿易。鬻子之膏血。造事一隅。如負土以塞孟津。而日憂不足者。莫如遼左。萬竈雲屯。千里轉餉。西江難致。物價久騰。布帛菽粟之值。恒數倍都下。是皇上發餉數萬。僅當都下一萬之用耳。臣願皇上亟募民屯。塞下彼極目榛莽之區。非盡息壤也。金城洵有充國。甌脫可為沃野。誠量給牛種耕具。以招屯者。而勿遽收責。俟三年之後。屯有成効。給為永業。然後三分取二。以其

一充屯本一以克餉餘聽其轉輸貿易即不盡入公庾而粒米狼戾
值自損矣北方土高或令間鉢木棉以資衣絮臣見中州多種者如
近畿肅寧有布頗堅好可用其一驗也耕者既夥井閭櫛比鉢蓄亦
廣鷄豚狗彘當漸如內地則布帛食物價亦浸平異日皇上予餉
萬金足當今日數萬之用是皇上一歲中節餉數倍即生財數倍
也斯時無論風逋可蠲即加派不可稍減以示休養乎伏願規盈縮
之根本寬窮節之膏脂涵而納之臣愚幸甚

邊士宿飽且挾纊而居矣直臣固饒經濟

論屯田便宜

漢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
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
十三斛芡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
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算且羗虜
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願罷騎兵屯田以待
其弊於是上田處及器用簿累復奏對利害甚悉又條陳不出兵留
田便宜十二事云步兵九較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
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

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離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隳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毋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毋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陝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造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

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

屯政起於漢昭帝。昆錯桑弘羊皆言屯事。至營平而後其法始詳。諸葛亮屯渭南，魏武屯許下，司馬懿屯淮南北，羊祜屯淮襄，杜元凱屯荊州，唐郭元振屯涼州，郭子儀屯河中，李泌復府兵。屯於諸邊，嗣後楊炎嚴郢，李絳韓重華輩皆屯田。宋樊知古、張齊賢、何承矩、呂惠卿等難以盡載。爰及我明，無慮數百家。但自井田廢而兵農分，漢事夷狄數千里外，蓋餽糧絕險之難也。惟屯法猶存先王之遺制，惜今議者屢屢終不能復行也。

九邊屯政考

明莊天合

今邊事所宜亟講者無如屯田民無養兵之擾而士有足食之樂內無饋運之費而外有守備之禦至便利也漢自趙充國始屯金城九郡唐以韓重華為營田使起振武而極於中受降城不過六百里歲收粟二十萬石所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我國家注意屯政視漢唐最詳攷其地則東起遼海北跨大河西盡日靈九邊延袤不下五千里沿邊置軍分軍立屯何寥遠也考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人授田五十畝歲征子粒上倉以正糧二石自給以餘糧六石收備官軍俸糧之用其法曷嘗不盡善哉行之餘二百年所矣度地非益

損也。度軍非益寡也。而田不為增歲緣。不為減邊計。猶然告誡也。亡
 亦隱占之未盡理乎。荒蕪之未盡闢乎。逋責之吏日煩乎。侵漁之孔
 百出乎。乃隱占之實也。自膳田始也。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命
 之曰養廉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而軍任其賦。不堪則不
 得不寄甲於勢要。而欺隱者多。欺隱者多則不得不攤稅於佃軍。而
 包賠愈困。即不盡填溝壑。有逃凶已爾。故不罕贍田。則隱占未可理
 也。荒蕪之漸也。自徵科始也。沿邊之田。稱膏腴者十之二三。而沙石
 榛莽者過半也。即膏腴矣。山水暴漲。幾變海桑者有之。虜騎蹂踐有
 稼無穡者有之。國初緩其歲輸。作之數年。乃從薄征。永樂中聽軍民

自願開墾。不拘頃畝。不徵於官。又令官市牛置具。給之屯種。正統四
 年。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曠之處。許官軍盡力耕種。免其子粒。
 八年。減延綏等處屯糧。每百畝歲納正四石。一時稱便。其後但聞清
 丈不聞勘除。但聞增糧。不聞減稅。甚者阡陌未成。已登尺籍。民何利
 焉。而自貽之戚耶。故不議緩征。則荒蕪未可闢也。逋責之煩也。以人
 無定業。而賦有定則也。歛不以時。而責有於無也。年歲有豐凶。地利
 有上下。不量稅而徵。則有逋。不度地而徵。則有逋。產去而稅存。則有
 逋。出粟而入銀。則有逋。均攤者或以一人而償。兩人之稅。帶徵者至
 以一年而責數年之償。若乃屯頭代凶。抽丁補伍。徭役且種種矣。貧

者日逋。富者亦貧。即逋何時已也。有司取盈為能。主計以催科課功。民安得不滋病。而田安得不滋廢乎。故蠲逋之詔宜下也。侵漁之起也。以不輸本色。而輸折色也。不輸之屯所。而輸之縣官也。輸折色則吏胥上下其手。而借移之弊生。輸縣官則支給後先其期。而乾沒之弊生。當其歛也。易銀難。是以數鐘當一鐘也。逮其散也。質粟難。是以一金費數金也。於是。有米珠芻桂之謠。無飽歌騰增之風。而國家之困轉運也。抑又甚矣。故折色之令宜改也。誠有謀國如家。村民如子。如渤海如南陽其人者也。者。巡行田間。而時勞來之。又得請便宜從事。無繩以文法。曠然與三軍百姓更始。今日頽墮田者。聽其自便。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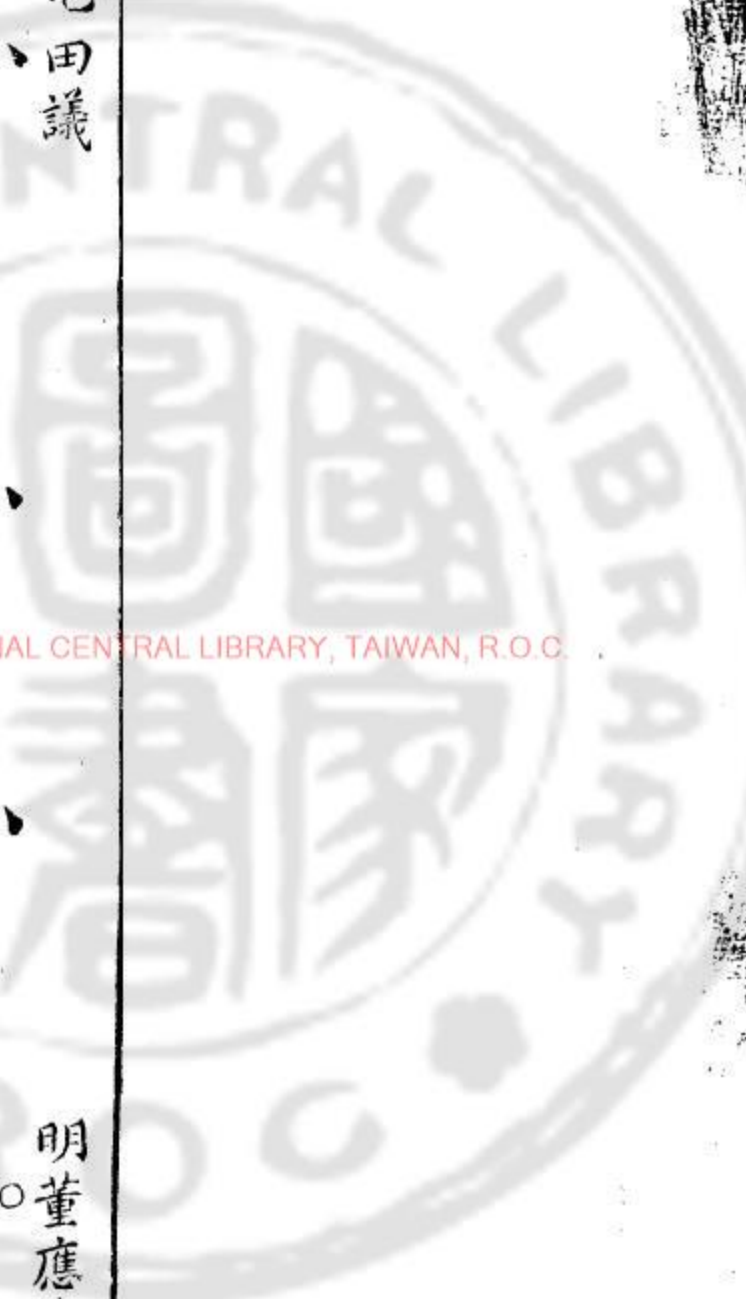
裏沃饒。三年後量徵本色。其瀕邊曠土。澤藪荏葦之場。永不起科。又今日墾田既成。有乘利告復。故業者弗許。有勢家請乞。占奪者勿許。如是人。其有不樂從者乎。不過數年。軍有餘餼。馬有餘芻。度支錢可議省也。召商開中。鹽利盛行。東南賦可議減也。部曲相保。且耕且守。客兵可議罷也。比廬之衆。樂歸什伍。抽丁可議行也。兵食足則軍威自振。邊塞實則虜情可得。即三河套中之地。可議復也。

吳彥深曰。議論切要。不減趙充國十二政矣。

屯田議

明董應舉

屯事非難屯而不兼兵之難屯而兼兵者非盡兵而屯也集其衆力以開溝別遂築塲登稼擇其不任戰者以耕如十人之中三為農兵七為練兵農專蓐蓐兵專訓練大事則合力而作時事則專業而工以一農兵可治旱地二十畝三農所入可省十人半餉此屯而兼兵之利也屯不兼兵則屯費廣而初利微兵不兼屯則兵坐食而國難繼古以兵屯其効力見今分而二此其所以難也狀盡兵而農則又不可益農有蓐蓐之事兵有操練之事當蓐蓐而操練則田事妨矣當操練而蓐蓐則兵事又妨矣古人屯田亦用游騎護作豈盡兵而



農之之謂乎。狀則周禮所云寓兵於農何謂也。周禮一井之田出車一乘出甲士三人是八家而僅甲士三非盡八家而驅之兵也。詩曰而之日其同載。續武功益於此而講武於此而擇伉健以備甲士。故曰寓云爾。故無事則甲士藏於農而助耕。有事則當先而戰。此其制也。繇此言之。周亦未盡農而兵之也。明矣。議者曰兵農合一屯練相兼。此但美言無當實事。愚以無兵不可以成屯。盡兵而農不可以為兵。但於其中擇其不任戰者以耕。合其力以開溝別遂。大事合作。既可省費耕之所入亦可省餉。此則養兵而去坐食之害。屯田而成功最速者也。不然兵不可撤。食不能繼。今日請帑明日請餉。坐食而自

窮生亂而益敵。天下不危未之有也。

三為農兵。七為練兵。農專穡。菽兵專訓練。歷代屯政得未曾有。

屯田議

明夏允彛

天下有異天下乎。今乃愧嘉隆。嘉隆愧成弘。成弘愧洪永。用益耗矣。猶可諉曰日奢。本朝視宋。宋諛宋。諛於唐。唐諛於漢。即又何說也。臣嘗考之古者。無棄地。地執五穀。有溝有洫。有澮有川。故其壤悉膏。秦夷其制。至漢而激。然其溝洫間存。至唐而湮。至宋而絕。迄於本朝。大川陸矣。故今之大地。類半荒。狀則用以代諛。惟田之繇。屯事不舉。何路而優歟。雖然。屯之為事。利百而不害。一即無賴。臣言顧其廢。有繇殆難卒舉。則臣請自為難。而開之。則難。臣曰。地氣南矣。北之地。卒剽疆。藥其性。則然。勃壤輕。爨彌望千里。堯瘠之所。舉鋤向之。揚沙一至。為

陵為阜。何道而可耕。臣則曰。水行地中。如血周肉。三代所都。三川之間。雖奠之郊。草人掌土化之法。稿人掌稼。豈其以突為窒乎。日。指雨。師而。剛。浴。土。乎。地。可。使。棘。也。亦。可。使。肥。也。大。川。引。之。小。渠。漱。之。平。陸。井。之。何。地。而。不。宜。穀。臣。請。畧。言。耕。地。瀕。海。之。土。北。抵。遼。海。南。濱。青。齊。虞。集。所。籌。皆。沃。壤。也。豫。州。之。境。伊。洛。瀍。澗。汝。蔡。洹。息。濟。兗。之。郊。濟。泌。泗。沂。三。秦。之。地。涇。渭。漆。沮。江。淮。之。間。水。波。大。泛。塘。堰。不。治。沉。陸。大。劇。以。漚。以。豬。原。大。澤。肥。奚。必。朔。易。并。維。之。微。飛。沙。成。阜。之。區。棄。鴻。功。於。石。田。也。哉。則。難。臣。曰。屯。有。軍。有。民。民。自。田。耳。瘠。軍。荒。業。貿。主。歷。年。迄。今。而。復。攘。民。以。資。軍。民。則。何。辜。臣。則。曰。不。擇。人。也。盡。田。而。屯。之。田。乃。

官乎。官自治田即民乎。驅之以勤。或曰。吾力不給。則貸爾資。惟牛。惟種。於我乎。取。昔者張全義之尹河南也。業不易主。有勞有費。有杖有稽。即比里而董其相助。五代亦劇擾耳。維彼一方。既富且康。今即時事急。何踰此。藉第令民田治粟日多。國乃自裕。何必官。則難臣曰。專設官乎。尋行乎。即鹿無虞。空碌碌耳。集民相視。事乃大擾。雞犬為空。蘓軾嘆之。臣則曰。毋贅而官。嚴責長吏。而稽其成。吏喻巨室。民則其傭。稽較必切。視美必工。馭吏有術。田事畢舉。則難臣曰。上勸不明。民不加務。今茲用詘。賚將焉取。臣則曰。馭民如馭吏。賞罰以為權。以粟得官。爰有卜式。以粟除罪。錯則籌之。能以萬夫耕也者。是可吏萬人。

唐書卷之八十八
能以千夫耕也者。是可吏干人子。若孫能嗣厥業。斯嗣厥官。力田之科。詎曰非古耕。且倍差。則難。臣曰。北之水暴泛。無期一橫而溢。厥潰靡涯。何以馭之。而周厥事。臣則曰。懷襄之勢。繇地則安。惟其不疏水。是用潰以溝。以澮以滋。以藝則水也。日治則難。臣曰。北民惰耳。首驅而農。勞將倍南。其民將弗堪。臣則曰。苟置之耳。有其農之北。乃自逸。東南之地。高下以殊。其壤之高。桔槔相貫。僅引而及。北之山泉溢地。而出暨河之流。與地繫于大海之勢。趨於東南。潮之所毒。以激以淤。遼海青齊海。則繁之潮。不為災。故東南則勞。惟北則逸。則難。臣曰。惟地之高繁。其精華量。則有竭。索之大繁。地何以堪。臣則曰。惟人之力。

弗用。則索。惟地之華。不取。則朽。昔者南唐之世。壤地至狹。蘓州之域。營田軍近萬人。田事至勤。穀價大賤。暨宋一統。淮淝通流。穀自外來。田事亦惰。穀貴十倍。惟盈惟縮。人事耳。地曷與。則難。臣曰。燕薊之豪。若勳若戚。名田大夥。廢而廢耳。苟闢而獲。彼則攘之。臣則曰。匱民雜瘠。田斯憂耳。主者豪。其力能集人。請與而約。誠而田也。何為墨墨。視坐耗國。幸以其力徵農師。民貸豪資。豪貸民力。厥利則兼。則難。臣曰。民屯治矣。軍屯若何。荷戈之雄。責以負鋤。農事大苦。服牛則可。鞭虎奈何。臣則曰。上為之師。吳之屯也。孫權自占畝。唐之屯也。子儀卒先。陛下不憚。九推勞。幸舉先朝事。宮中隙地。咸播獲。因詔諸大帥身倡。

屯屯多者視首功人自競審然者屯事大興利便非一即陛下諸
臣能言之無所俟臣

詳屯利害莫此為悉

屯政議

明楊廷樞

天下財匱而憂財猶人既飢而思食也財匱矣謀竭矣無旦夕取携
之便而後謀之於屯猶飢者蒙袂宛轉於道而謀者方荷畚鍤衣襟
襖載南畝出而踰於市曰吾急其旦夕需也必無及矣雖然以今
日之屯而救今日之饑非策之善者也以今日之屯而救異日之饑
則策之善者也古之善富國者莫如管子其地均之數山林藪澤泥
山蔓山涸澤山之無木地之無草木人之不得入者或百而當一十
而當一九而當一五而當一則無虛地也上土五粟五沃五位五隱
五壤五浮中土五志五壚五監五剽五沙五塌下土五猶五牡五殖

屯田

五穀五鳧五桀隨其宜而種植之法至盡矣。乃商子有農戰之令。呂覽有任地之篇。善謀國者豈不以食為急哉。國家定制有軍屯。有商屯。而軍屯則有邊屯。有內屯。有京營屯。有錦衣屯。有各衛所屯。蓋四萬八千七百餘頃。悉本高皇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米之意。夫商屯之始也。晁錯入粟塞下之議也。軍屯之始也。趙充國屯田湟中金城之畧也。商屯則自葉洪改輸粟為納銀。驟加鹽課百萬富商大賈棄邊以徙家於淮。商重困而屯坐廢。軍屯則京營錦衣或隱占於豪貴之兼弁。而各處衛所又陰借於軍民之授受。然隱占者故籍具在。既易清查。而授受者民習為恒產。軍得其微值。而上供者不

缺。其復之非難也。惟商屯既圯。國家既不能驟減鹽課。積重以與天下更始。而商賈之黠者。且計以術誘之。恐旋復旋輟。屯未終而止粟之令下矣。故復之為難。即欲復之。而商不應則亦難。故洪之罪尤桀也。然則今之所議者。軍屯耳。以荷鋤戴笠之衆。即為乘塞守堠之用。省輸將之費。而習胡虜之能。所尤急者。邊屯耳。夫邊屯有三。擾風沙。竭日。目不得視。手不得發。是天擾之也。廣漠高阜。沼沚俱絕。桔槔不能為功。是地擾之也。溝塍未列。蹂躪忽生。既妨我耕。亦攻我守。是虜又擾之也。三擾不寧。屯事不成。故議者欲招流亡。募土著。給牛具。開水利。捕蝗蝻。墾荒蕪。緩賦稅。立屯學。種種具善也。而卒不免於塵飯。

塗羹之說。然則屯固不可復歟。夫古之行之者夥矣。武侯之於斜谷。郭尚父之於河中。羊叔子之於襄鄧。范文正之於陝西。皆與戰相雜。而屯者也。武帝設戊己較尉屯之車師。屯之輪臺。此與夷相雜而屯者也。有其人則法出。有其法則政行。否則屯政不復。雖日進月進。豈能佐左藏之盈。而一發再發。可以濟九邊之急也哉。

與夷雜而屯。迭來議者所未發。

兵部

舟車器械茶馬貢市

議脩車戰

明余子俊

自古命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故世有以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皆有成法。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空缺去處。以鹿角補塞。凡戰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賣。若使虜賊合眾對壘。彼用弓矢。不過百步技能。我用槍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

驕橫或尾擊其隨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亦備邊至計也

李綱論用兵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吳泚請復車戰之法謂匈奴所長者騎兵非運車以制之無以禦其奔突陳建治安議亦謂宜脩車戰以當虜騎蓋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動則足以衝擊止則足以連營李滄溟論舟師亦謂列檣如堞可使瀕海無露國垂瓊成慢能令原曠有安宅車戰可不講歟其法莫善於宋魏勝如意車弩車砲車制度具存倣而用之可也

車戰

明宗 徽

聞之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自夏啓誓泐馬以正而勝有扈周文王以戎車既駕而服獫狁則車戰其所繇來久矣厥後牧野之會革車三百兩當時與太公論車戰為詳如六韜所記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壯委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卒百乘而一將易戰

之法五陣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里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鼓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凡車戰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地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阪者車之逆地也藪草橫畝犯厯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

少地易與步不敵也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漬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蓋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

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持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斫其營，或援奪其馬，伺便以火器車直擣其輜重。期以必救。然後二道夾攻，謂之追擊。大畧胡虜缺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為其所衝破。逞逞乘勢蹂躪，至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恒在彼，故常變客而為主。當此之際，使有車為拒，兼以長短兵夾輔之，則虜馬豈能近？又或驅車以衝之，雖虜馬將退，寧至受其奔突，一敗塗地哉。故近日戚將軍總光創立車營，而汪公道昆會題以十座為額，每座戰車一營，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郎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為奇正二

隊。而鳥銃長刀藤牌火箭無不畢具。近陣則迭出制勝，以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為部伍，一則可以為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逼，誠為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亦何能獨禦哉。

議造戰船募水軍疏

宋李綱

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旌旗戈甲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輟霍嗟皆以為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艫櫂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戰為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

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數習擊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叛說至今則大河○有備請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

江南幕帥不可不細講於今日

增修器械議

明丘 膚

古之兵器見於周禮者五○戈○受戰首○矛○夷○矛○是也○說者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劍○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刺○受○用○以○擊○矛○用○以○勾○其○矛○謂○之○夷○者○意○即○詩○小○戎○之○玃○矛○是○也○方○車○戰○時○敵○遠○則○用○弓○矢○稍○近○則○用○矛○以○向○向○至○施○戟○以○刺○短○兵○相○接○始○用○刀○劍○焉○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步○制○兵○之○法○亦○惟○以○步○為○主○矣○今○制○五○十○軍○為○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無○古○之○所○謂○戈○戟○受○矛○與○弩○者○意○以○神○劍○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弩○尚○用○於○廣○右○之○僮○僮○而○湖○廣○苗○人○所○用○之○向○刀○即○古○矛○之○遺

製也。請命臣僚兼通文武者講求其故。加用矛弩二器。仍下湖廣二道。選其精於二枝者。赴官教習。若夫受之為受器。如今俗木棍。宜依古制。更備此器。以擊虜馬之足。亦不減宋人用藤札刀也。蓋虜惟用弓矢一事。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又復用古人之弩之受之矛。則虜之長枝一我之長枝五。以五制一。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長枝已斃於百步之外矣。

用古之制。因時之宜。有備可無患也。

茶法

明章 潢

國初茶法專以易馬。與秦隴無異也。歲遣巡察一人。凡私越境者刑無赦。嗣是廢置不常。奸萌寢起。遂使建始之茶。私越沉黎。武岡之商。擅抵蒙雅。議者猶欲利其餘課。十而稅一。不知茶以引計。不及引者。則謂之繇。殆如宋人之長短引。然而又可因以為利乎。其失甚矣。或者議曰。金牌之制。差發故在也。使能師其遺意。稽截引之目。而繳報以限。嚴互市之令。而識察以時。凋門之茶。馬有司可復也。黑水之批。驗有所可復也。番僧盜鬻。有罰。漢人私運。有罰。其誰曰非初意也。或又曰。無引之茶。可知也。無茶之引。不可知也。是不可加之意乎。昔趙

開判成都減額以蕪園戶輕價以惠行商是存乎其人耳

洪武中戶部言四川產茶凡四百七十七處歲什課一計可得茶萬九千三百劬有奇令有司市場番馬詔從之宣德中茶戶上訴年深茶朽戶多死亡其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賦償不堪乞賜減免上諭尚書部曰宋陳恕為三使司稍增茶課當時非之今歲額決不可增它後定當減免蓋茶利蜀人資之不但為市場之用也

國朝茶馬畧

明謝肇淛

西戎茶馬之市自宋已然蓋土番潼酪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國藉之可以得馬以草木之葉易邊場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當嚴馬數當覈今之茶什五為奸商狙獍私通貿易而所得之馬又多厄病殘疾不堪騎乘直與之耳非市也掃除奸弊簡易了當

馬政

明袁黃

虞以畜馬之責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較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圉人供其役厥後鄭有小駟之稱魯有駟篇之頌秦非子泝渭之蕃息衛文公昧牝之三千周之季世猶若是其盛焉漢初民出算賦以備車馬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廄在民則於內地勸民養馬有一匹者服卒三人於邊塞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柅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時內群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征伐四

夷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盛難矣。又令民得畜邊陲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庶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軍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駝以負糧食則漢之馬政已不及其初矣。唐初得突厥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而有馬七十餘萬匹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於六湖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選牒甲馬歸范陽而肅宗牧兵

乃詔百僚以羨乘助軍則馬之畜牧以資敵耳。厥後代宗括民馬為團練馬元和間又以絹市馬而坊地廢置不常馬亦復無曩時之盛宋太祖置養馬二務太宗時以京馬分牧於諸州真宗又置騏驎院皆總之以群牧領之以守倅牧養於官者也。神宗朝牧馬漸審言者爭請以牧田賦民而諸監漸廢及王安石保馬之法行而公私俱困於是市之夷狄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渡後雖嘗置監於餘杭之南蕩而江浙間馬無所展宋之馬政不復振矣。我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馬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此

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前輩謂賦之於民不若貨之於邊。貨之於邊又不若牧之於官。今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於官者。即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然監坊故地多被權嬖奏討。或為皇庄。侵佔弘治間。雖嘗清理。而因循欺蔽者不能盡無。以致牧地

日蹙而孳息未蕃。孟子言百畝之田可贍八口。今地一頃而牧馬不能二匹。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膏腴可樹藝者。不問侵佔未佔。俱發民為業。量起徵科。以助芻秣。另擇山林原隰難耕而宜牧者。置為牧院。如此則所征之芻秣可以資飼養。之不周而所置之牧場亦可免勢家之凌奪矣。其牧於民者。即王安石之遺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碩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既免其糧草。復免其它役。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它戶。不同其額。與否也。糧草戶役征輸如故。既為身而差復為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遺備芻秣。以為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為甚矣。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

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後馬復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後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因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為生乎順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今當悉收之於官不賦亦宜復為之制如一家養馬一匹當盡蠲其雜役量充其糧稅周禮特居四之一今當做其法凡牝馬四則牡馬一即以此五家為一五一五之中歲止責其一駒母馬過十二歲即委之於養馬之民聽其鬻賣不責其直而復給以新馬四伍為社五社為甲有長歲一罔其肥瘠由是而斃者責其償生者課其入庶无損於官而稍寬於民矣又官馬民馬凡有征行給於騎士須先盡強壯者後及次者皆書其齒毛亂質及主

者名瘠弱者勿以給非惟行陣有悞而偶致損斃恐累軍賠償又已給馬有損當依周禮甸內則償甸外則否之意勿泥今律死損並不准除之文委軍人貧困固有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者何可不諒也雖在甸內而馬有奇疾不救衆所共知者惟取同伍保勘以皮毛入官而已雖在甸外而飼秣不常非時馳逐凌虐致死為衆所共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償不可盡泥也若今之茶馬司之置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未為失計者狀設官今吏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糧草停汨之廐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可用曷若減市馬之半直賜養馬之民戶而易

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貨不出國而馬自足供也

寬馬戶禁析色則馬息而國用足至於茶馬亦不必廢要无取
羸瘠應故事耳

議罷馬市

明楊繼盛

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 聖怒其
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
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
夫開馬市乃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
掠如此之慘 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共知四夷共喻方今各處
兵馬已集糧草器械已備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
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為
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天下豪傑聞

胡虜殺戮人民之慘。奸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
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
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甲兵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
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弭。誰肯興起。此不
隳豪傑効用之志乎。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
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
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我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
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
不懈天下脩武之心乎。宣大人民懷携貳之心久矣。一向雖有狡虜。

之事。猶畏王法之嚴。不敢自肆。今馬市一開。而彼之交通者。乃王法
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不可勝言。此不又開邊方通虜之門乎。天下
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不敢
變動。今馬市一開。彼皆以為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群
起為盜。又焉能制。將來腹心之變。不可勝言。恐起百姓不靖之漸者。
此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卒未備。疑
畏之心尚在今。皇上赦罪。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
開。則彼得以窺我虛實。目中又奚有我哉。恐長胡虜輕中國之心者。
此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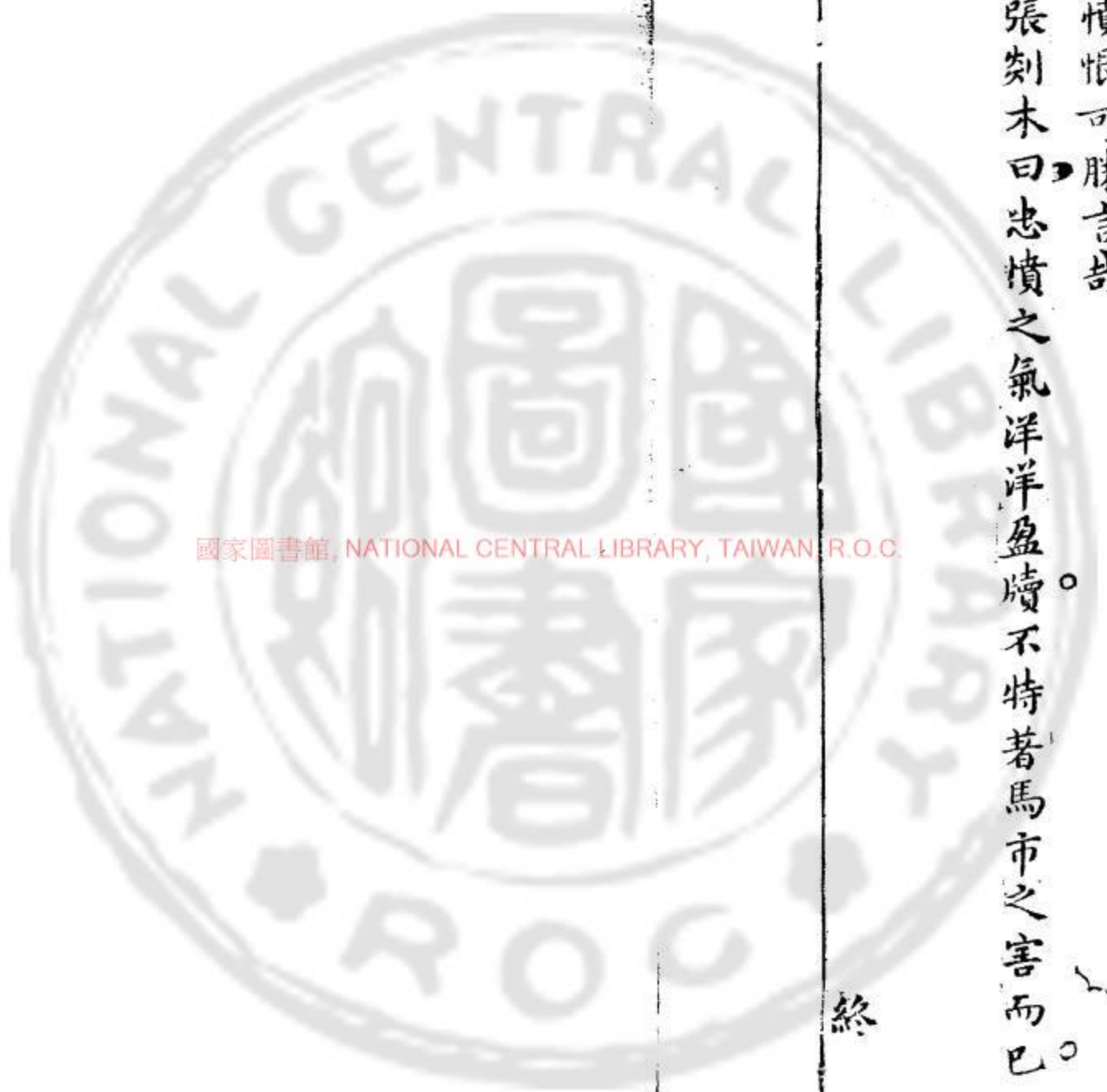
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
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
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
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
因○市○馬○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
而○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恐○墮○胡○虜○狡○詐○之○計○者○此○也○胡○虜○之○產○馬○
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
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胡○馬○數○百○
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

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臣○又○恐○中○
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者○此○也○夫○中○國○之○市○馬○非○以○耕○田○駕○車○
也○不○過○為○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
重○其○寄○養○之○援○乎○况○虜○以○馬○為○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
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然○則○馬○市○之○不○
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
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
被○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
可○以○坐○收○中○國○之○利○况○馬○又○多○據○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

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及○利○
是○昔○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
此○其○憤○恨○可○勝○言○哉○

張刻木曰忠憤之氣洋洋盈牘不特著馬市之害而已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
議
論
叅

第十四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九目錄

刑部

欽恤

富壽對

平刑論

論鑄刑書

漢文帝除肉刑詔

復肉刑議

尚德緩刑書

楚鬻熊

漢黃憲

晉羊舌肸

漢孔融

漢路溫舒

廣古今議論叅卷二十九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宋包

為黨事訟冤疏

漢陳蕃

論韓國公冤事狀

明解縉

訴父冤書

明魏學洙

乞代父贖刑疏

漢緹縈女

乞代夫死疏

明楊繼盛
妻張氏

乞代夫囚疏

明沈束
妻張氏

國朝刑制畧

明丘濬

論皇城巡視劄

宋司馬光

請除錦衣擒拿朝臣疏

明霍韜

詔獄論

明張溥

鞫斷

論象刑

趙荀况

魏絳戮揚干

周左丘明

議除贖罪疏

漢貢禹

功臣怨死議

唐呂溫

斷刑論

唐柳宗元

縱囚論

宋歐陽修



論赦及疎決狀

宋司馬光

贓律議

明陳建

駁復讐議

唐柳宗元

復讐議

唐韓愈

復讐議

明沈一貫

廣古今議論卷二十九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揚子

沈克岐履武火

參評

張廷騫西難父

刑部 欽恤

富壽對

楚齋 熊

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先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聞聞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力○故○婦○為○其○衣○夫○為○
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
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
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
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
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
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成○王○曰○受○
命○矣○

施爾奮曰此篇入刑曹即太史公律書之意

平刑

漢黃憲

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清○而○人○悅○今○之○為○廷○尉○者○刑○不○當○其○
罪○言○不○當○其○過○以○貨○為○權○衡○而○折○刑○於○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
而○得○厚○罰○故○笞○者○多○桎○梏○不○赦○者○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縱○逸○罔○圜○
成○市○強○弱○相○欺○暇○則○群○酗○淫○戲○以○為○樂○讞○則○垢○衣○穢○面○而○乞○憐○累○之○
以○日○月○淪○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有○司○皆○効○
其○刑○罰○亦○以○貨○為○權○衡○是○故○刑○之○不○平○以○貧○致○也○貧○則○餒○而○詖○廉○則○
割○而○直○故○貪○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晰○也○是○故○郡○縣○之○
失○刑○於○民○者○其○起○於○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視○乎○國○之○

唐書卷之九十九 卷之九十九
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龔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萬民治。刑措之風。其庶矣乎。

王鳳洲曰。以郡縣之失刑。起於廷尉之不平。廷尉之不平。視乎國之誅賞黜陟。推本之論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吳彥深曰。自古貪吏。未有不酷者。平刑無它法。惟在矜廉恥。黜貪墨而已。

論鑄刑書

晉羊舌肸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設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疆。斷之以剴。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激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故世也。今

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清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昭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林采公曰鄭公族汰侈治亂國用重典子產益有不得已焉仲尼稱其遺愛豈專以猛為事乎馬端臨謂漢法不競崔寔作政論意亦如此

漢文帝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剝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勿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已繇○至朕甚憫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

藹然仁人之言

復肉刑議

漢孔融

古者淳龐善不別。吏端刑清政。無得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
凌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
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
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
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矣。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趣
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
為非也。遼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寬如
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

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鴻之都賴魏向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愍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享其政者也。

林采公曰。曹操復欲行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

殺之刑。是重人肢躰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惟鍾繇與群同操顧衆議而止。夫肉刑不用。三百餘年。操必欲復之。鍾陳豈篤論。然自孝文立法。笞數太多。反以殺人。於是遂以笞為死刑。其不當死者。則并不復笞之。孝章以來。詔減死一等者。勿笞。徒邊。懼笞必至死也。狀狼鬪傷人。奸盜不法等。抵死則太酷。免死止髡鉗。又太輕。若斟酌笞數。使可以懲奸。無至於殺人。肉刑不議。復可也。

論尚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感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凶天下也。方今天下賴藉陛下恩厚。凶金牢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朕太卒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囚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刺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

人之血。流滌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納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浸射殘賊。而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刑。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而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

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舍詬。惟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亾極。天下幸甚。

吳亮深曰。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讀此語。縱鐵石作肝。能不下淚。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宋包拯

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審院大理寺日近奏案尤多倍於往年况無大段罪名竝是倚撫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徇一身之利以植其私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進効尤無恥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事左右為衆所嫉者即被加誣構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或負終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為德為春夏當和煦發生之時陰為刑為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七十九
秋冬在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當上體天道。下為民極。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暴世法網。疑密動。惟酷害不能堪。命卒致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願望聖明。鑒於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在朝廷累降詔命。約束罕或。遵稟此弊。不去為患。寢深。欲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苟細矯激之輩。屏而不用。天下幸甚。

林秉公曰。孝肅笑比黃河清。而所言如此。故知盧杞之笑。開口

便是刀矣。

為李膺杜密等黨事訟寃

漢陳蕃

伏見前司隸較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按或禁錮閉隔或宛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旨二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者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

殷勤示變以悟警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實武疏云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今者陛下有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為亂臣賊子所誣凡其所行不合天意蓋寬饒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王尊既誅群盜禽長安宿猾巨豪御史大夫御史丞陳輔挾私憾橫誣廢黜鄭昌公乘興各為之訟鄒陽所謂積憎之為害也宣帝時鄧支單于因殺漢使者吏士百數甘延壽陳湯謀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排尼之甚至劉向耿育同上書以為湯延壽之後凡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楊漢國威夫援人之功以惧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甚非所以勸有功而厲戎士也馮奉世亦以莎車王背叛假便宜誅斬之功不錄杜欽引湯延壽訟奉世寃其畧云罪均刑殊則百姓或功同賞異則勞臣疑今奉世沮抑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李邕以挫張易之韋氏之卻下吏論苑孔章願以身代邕其言曰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其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以成就陛下矜能之德也凡此等類人主不

可不知。

論韓國公寃事狀

明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於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辯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事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不然之富貴哉。善長於胡惟庸。則侄之親耳。於陛下

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臣哉。使善長依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人之年邁氣頹。精神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徇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夫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失刑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今尚如此。臣恐四方

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朕私心竊計。意謂左右近侍。必有為陛下言者。公卿大臣。臺諫御史。必有為陛下言者。而事寃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鑊。無所復恨也。

宋羽皇曰。韓國公功在社稷。其爵秩迄今未復。每以為嘆。至盪定封疆。有禦變之才。不愧大臣節槩者。子孫式微。未及予謚。余嘗致諸臣始末。集為一卷。名曰闡幽錄。將詳告聖明。用慰幽隱。

訴父寃書

明魏學洙

古權閣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貶所者矣。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纍纍狀列。跪奸弁前。訶之詬之。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桡。弛鐐則受夾。弛椶與夾。則仍載鐐杻。受棍。疊棍所中。結為墨。丁墨。丁漸漸。陷為深坎。坎上澂。裹藥傳焉。不再宿。復加榜掠。棍棍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肉墮墜。墜者塊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蓋亦無力覓死矣。而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溽暑殷雷。旨故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入殮時不忍復道。嗟乎悲夫。曾有慘毒如斯者哉。先子刻苦一生。并

四辟亦非吾有。而竟坐賄三千三百金以死。口欲辟熊揚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揚賄三千三百金以死。伊嘗中夜環寤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賍當用何名見殺。苟得出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權也。而長安故舊自一二人外。率視我如疫鬼。間扣之輒使人從門縫中辭曰。目與目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閤人則厲聲叱曰。睡熟矣。敢相溷耶。明日可早來。黑夜匍匐。惴惴恐死。邏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矣。不過攬着誠曰。慎之。奉毋數數出。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為難也。屈膝拜人。非

難。無人可拜之為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醵金之議。溪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賣服物以相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文。伯夷有難。豈於陵仲子所能救哉。信乎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也。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者。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似貪吏可為而不可為。不更寬哉已矣。追比方始。伊將就浙獄矣。先子生事猶爾爾。先子死有敢出而援我者乎。繼幼弟躑躅於獄門。老母行哭於道路。義士或有矜惜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自活。泖尤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頗亦謂謬於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恫也。貨殖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

無○耶○先○子○死○當○莖○首○陽○山○側○伊○若○死○自○思○葬○要○離○墓○傷○耳○天○地○鄙○隄○
莫○可○共○語○

張○刺○木○曰○開○口○告○人○無○人○可○告○屈○膝○拜○人○無○人○可○拜○廉○吏○可○為○
而○不○可○為○也○痛○哉○○廊○園○先○生○不○愧○忠○臣○子○一○不○愧○孝○子○

乞代父贖刑疏

漢緹縈女子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已○繇○也○妾○願○入○為○官○婢○贖○父○刑○
罪○使○得○自○新○書○奏○上○天○子○悲○憐○其○意○下○令○除○肉○刑○

馬○端○臨○曰○劓○剔○黥○椽○虫○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牧○犖○赤○族○已○秦○
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釁○亂○虐○之○制○繇○
此○言○觀○之○立○文○莊○稱○萬○世○之○下○人○類○得○以○不○絕○者○皆○漢○文○之○德○
所○詒○信○哉○其○言○之○也○

徐○俊○人○曰○緹○縈○女○子○之○父○竟○不○書○名○可○見○吏○廉○平○而○名○隱○者○多○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

乞代夫死疏

明楊繼盛妻張氏

臣夫楊繼盛先任兵部車駕司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
徃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
仰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再發
狂論委實昏昧復荷 聖恩不即加誅俾免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
死而復甦者數次剗去髻肉兩片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
身衣服盡沾汗日夜籠箠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
績供餉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
而 皇上累置之生臣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題

奉欽依律處決。臣冒死上陳。伏乞皇上一回宸顧。下垂寢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延未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為疆場効命。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叩結無既矣。

林采公曰。末數語悲壯如此。代死纔為有用。

乞代夫因疏

明沈束妻張氏

臣夫禮科給事中沈束。猥以愚昧之性。冒安建言。誠當萬死。荷蒙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四年。束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莫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萬狀。度日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孑孑寡妻。顧此失彼。欲歸以養。舅則夫之體。粥無資。欲留以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夫累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觀聖朝仁恩廣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自遺。竄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恐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

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婦之義。

張西籬曰：有廉吏始有緹縈女子。有忠臣始有二張夫人。忠義聚於一門。信哉。

國朝刑制畧

明丘濬

祖訓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朕此特權時置。處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剜割之刑。敢有請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由是觀之。可見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用重典。蓋非不得已也。

祖制又有：獄未成而官較及鎮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參治。法司容隱。許該科重究。有礙衛緝訪官司情狀。未

經○鞠○定○不○得○輒○紀○功○次○正○恐○以○無○罪○致○有○罪○之○地○無○功○冒○有○功○之○賞○也○

論皇城司巡察事官劄

宋司馬光

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察人始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矜阜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賄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其倚撫臣常病國

唐古令請諸家○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為○耳○日○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

今能擬殿衛之權則大過乎宋英神二廟之時矣。

請除錦衣擒拿朝臣疏

明霍韜

伏見近來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較擒拿○臣切昧死上言○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若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污獄劓氣○繇此折盡矣○或又暮脫○污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繫○便被剝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乞除錦衣衛擒捕之刑○養士紳廉恥之心○國家幸甚

陳省公先生既讀此疏因言國家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

當如何曰已發在臺省力爭未發在閣臣密救至於平日調養
聖心尤在士大夫奏疏間勿得輕易動稱某人可拿某人可斬
云爾嗚呼仁人君子盡聽斯言雖無事皋陶可也

詔獄論

明張溥

閭讀宋史所謂詔獄之事莫甚於熙寧紹興之間當時祖無擇之下
秀州獄苗振之下越獄蘓軾之下御史獄皆臺臣希王安石之意為
之而詔獄屢興逆檜之為相也岳飛胡舜陟之獄力主其死而後之
成指日盛器興獄之始雖以詔書為名而根連株連雜出於大臣之
意違違摺語言之細行其彭考之術一人麗法而天下傷之觀後漢
獨行傳所載陸績之不證尹興戴就之不證成公浮莫不五毒慘至
骨內焦毀逞古之危刑孰有甚焉然王安石之與呂惠卿始朋比而
終交惡文致李士寧者惠卿所以傾安石也持勘張若濟者安石所

以報惠卿也。而逆檜興趙汝之獄。詞連張浚、胡寅、李光等五十人。皆欲種誅。會檜疾病不能著獄。要而寢。以是知小人之相與為惡。大獄煩滋。後必積以成隙。務為傾危。以喪其互全之術。而甚惡之流。上乳天氣。則神人之忿疾。必中於其身。以遏止其原往者之鑒。固若是其昭昭。而小人卒不之省。則以其勢重而樂於威物也。即以宋言言之。紹興之時。章惇蔡卞用事。起同父館獄。盡欲誅元祐大臣。雖父及甫。粉昆眇躬之語。雜治為父。足致梁燾劉摯之死。而南渡以後。治王時。雖守賣國之罪。洪芻余大均諸人。犯掖庭之禁。蹈不韙之科。刑寺皆以為可赦。高宗怒其不直。而僅有沙門島之流。邊郡之安置。冒權貴。

之所怒。雖微嫌而必戮。天子之所惡。雖大罪而必怒。此當時之人臣。所以不畏天子而畏權貴也。刑罰之事。以權貴主之。而名法機巧之徒。伺其私意。以為輕重。則正人之盡。適其爵祿之資。而喪亂莫底。如往者于謙之獄。考掠者以謀立外藩。責之謙。正對曰。親王非金符不得召符。藏內府。非外庭所。知問者。舞窮。漢中之以謀危社稷。而謙遂抵法。夫一科之不能詰。則逃之於它科。以巧傳其獄。而社稷之元功。且殘於法吏。大苛比。然則詔獄之禍。豈中古以後。非堂之斷所。忍言乎。賈誼曰。諸侯王三公。而令與衆庶共管。僞黜。剝髮。刑棄市之法。非所以習天下。近日霍韜有言。欲東廠勿預朝儀。錦衣衛勿典刑獄。此

唐古今議論卷二十九
皆尊尊貴貴之道議事以制者所尚也

張西○雖○曰○漢○帝○除○肉○刑○唐○宗○除○笞○背○宋○祖○則○辱○罵○不○及○於○公○卿○
敲○朴○不○行○於○殿○陛○尚○書○林○俊○嘗○諫○世○宗○曰○古○者○撻○人○於○朝○與○
衆○辱○之○非○欲○剝○其○體○膚○致○之○死○地○成○化○初○廷○杖○容○令○厚○綿○裹○衣○
重○檀○疊○帊○至○正○德○初○逆○瑾○尚○權○殺○士○始○解○衣○杖○者○多○死○至○魏○璫○
而○極○非○祖○宗○之○舊○矣○

刑部 鞠斷

論象刑

趙荀 卿

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
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耶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
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
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
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
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逆者也
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

刑部 鞠斷

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不繇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履赭衣者哉。

太祖高皇帝名獄為貫城，謂象天牢貫索。以凡星有無於內，知法司刑獄清濫，復勅法司察天自考，則象刑為象天制刑，其義未有能易者。

魏絳戮揚干

周左丘明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剝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軍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恐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敢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逃，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洗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

人之過也。于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

林采公曰：絳戮揚干之僕，韓厥戮趙孟之車，一也。厥後強項令董宣格殺湖陽公主蒼頭於夏門亭，李膺索張讓弟張朔於合柱中，付維陽獄論死。梁冀帶劍入省，張陵叱奪其劍，自是貴戚豪猾皆鞠躬屏氣。佞沫奈何以酷吏挫之乎？唐憲宗朝，京兆尹許孟容收捕神策軍吏李昱，不償富人錢。趙普請誅陳利用，驕恣不法，二人死不奉上詔，賞賚孟容。言尹京畿非抑制豪強，無以肅清輦下。晉言天下國家法，可惜利用一孺子，何足惜。凡此等，豈以擊斫勝任為媮快者也。火裂民望而畏焉，故鮮死子產斯稱惠人矣。

議除贖罪疏

漢貢禹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塔○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
 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止○贖○罪○之○法○故○
 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措○止○異○武○帝○始○臨○天○下○尊○
 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慾○用○度○不○足○乃○行○
 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
 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吏○書○習○於○計○簿○能○欺○上○
 府○者○以○為○右○職○奸○執○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
 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

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勸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賢守相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李茹公曰。風俗敗壞。不在窮窶。小人在家富勢足。之子勢足。

者令人畏家富者。令人艷移風易俗。人羨光榮。若有賊者。僅至免官。寡廉鮮恥之輩。反安享桑榆。於是人盡為貪謀矣。

功臣恕死議

唐呂溫

有國之柄莫夫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可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益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蹄令而啟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能盡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率勞怙寵。崛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而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

誓山河卒一旦失取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除
暴突憲綱或奸形將發覺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恐而不誅是廢刑
也向者纒得其塵涓之勞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
有功驚寵惧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怨成為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
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造所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竊
以為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之以紀律名之以好惡聲之
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勛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
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
道恐非哲王經邦執物之制也

傳曰功臣之胄十世宥之後世免盡狗烹薄恩已甚朕有五免
死十免死究不能免於一死者豈非縱之使陷於罪因以剪之
乎唐太宗謂尉遲敬德曰朕見漢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
與卿等長保富貴然卿數犯法乃知韓彭蒯醢非高帝之罪也
國家綱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敬德惧而自戢鐵券
誓盟許以不死者竟何如耶

新刑論

唐柳宗元

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者。必待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為不善者。必待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

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使犯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悲踣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天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文若是焉，何哉。夫雷霆霜雪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為非常之罪也哉。彼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効之者感也。

陶汾儒曰：賞罰貴速，真勸懲太機權，不可不知。

縱囚論

宋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乃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

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也。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也。不朕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朕則何為。不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朕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免。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吳無咎曰。辨駁快絕。

論赦及疎決狀

宋司馬光

竊惟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歸出令，必先至仁。朕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然緊周密，不可前知。奸民猶抵冒以待之。况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

赦每歲盛夏皆有疎決。猾吏貪縱。大為奸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十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凶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狀自出。復為平人。違違指望。謂之熱勅。使愿慙之民。憤邑惴恐。凶狡之群。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盛著之際。恐囹圄之中。有積滯寃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投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人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疎決。死罪以下。皆遞降一年。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疎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

百職隳悞。奸邪恣睢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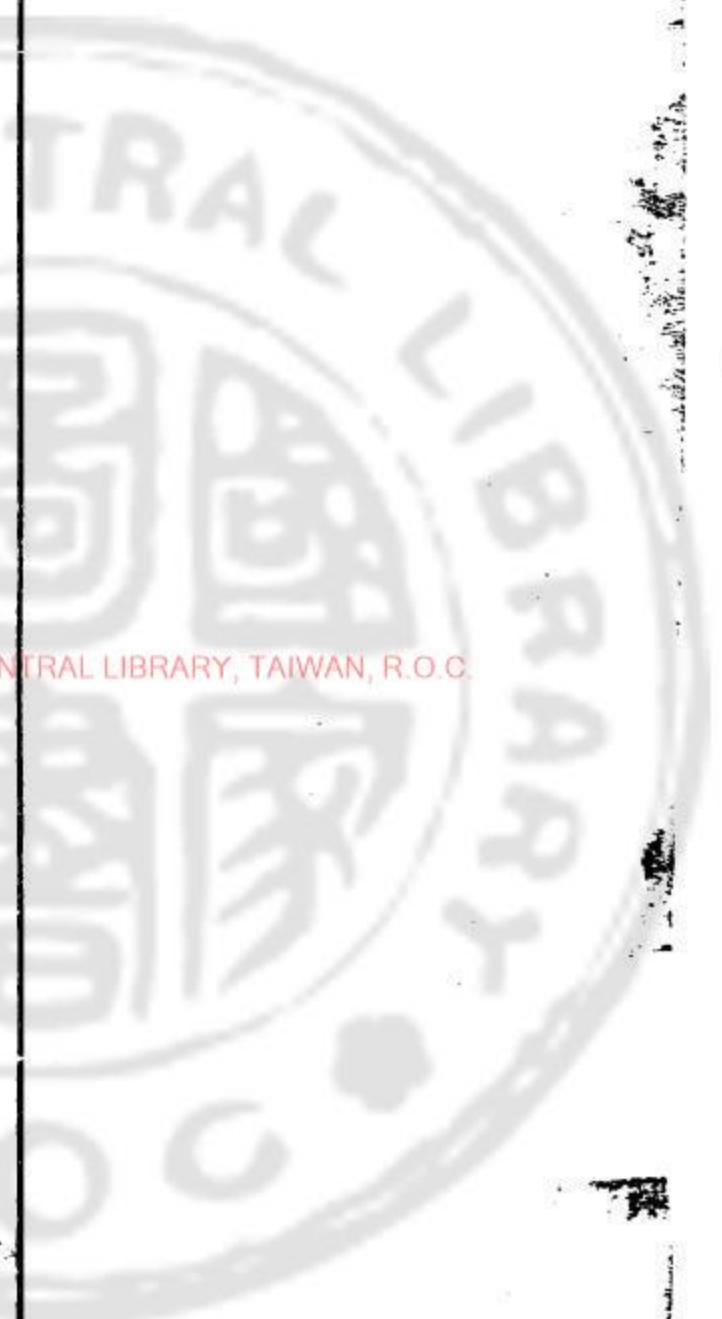
張大玉曰。刑賞忠厚。刑用不誣。至不當罪。而後議赦。非欽恤初意矣。

議贓律

明陳建

按國初定律處贓計錢定罪不知何時始變例為估鈔國初坐贓貫盈問絞斬真正死罪不知何時改為雜犯許贖矣自估鈔例行犯贓銀二兩估鈔八十貫坐死贓罪輕重不倫故不得不變為雜犯許贖二者皆變法之失而實鈔估作之傷也霍文敏奏議謂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為之禁欲人難犯也文臣以其篤已遂託欽定事例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是以法輕易犯贓吏益肆非制法初意矣 聖祖制法欲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即以變改不可勝言如雙溪雜記所謂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如滕都憲昭所謂

雙溪雜記所謂律書變改始於徒法廢而流法亡如滕都憲昭所謂



決斷武臣益貪縱不簡。祖宗深重變亂成法之戒而變亂已如此。况後此愈久愈遠將若之何。

賀仲閔曰本朝各省俱有皮場廟乃國初剝贓吏之皮以儆衆者今廉吏則良民愛之故於其去脫靴以留記貪吏則奸民愛之亦於其去脫靴以留記嗚呼至為奸民脫靴其辱等於剝皮矣。

駁復讐議

唐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办父仇。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超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

偽。攷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狀離矣。何者。若元慶
 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
 不知罪刑官。不知聞上下。蒙冒顛蹠。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
 枕戈為得禮。虔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狀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
 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
 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
 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
 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之相讐。其
 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蹄無告。

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
 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
 而義者。令勿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之相讐
 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既受誅。子復讐。此推
 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
 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
 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敬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
 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
 議。是事。

駁得倒可為定例

復讐讖

唐韓愈

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讐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讐殺人固有彝典以其中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狗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送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者臣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

廣古今議論叅 卷廿九 雜論

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者○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得○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讐○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断○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張大玉曰：雜引經傳意在矜幾不為斷案耳。

復讐議

明沈一貫

漢董孝子黯江都相六世孫鄧人也少孤獨與母俱百順成聚鄰人
王寄者富而無行董母與王母相見各言其子而寄病之酸董母因
不起孝子哀毀畢塋終不言報讐俟王母卒且塋手办寄以祭而自
詣請死事聞和帝釋弗誅加旌焉夫吾有母人亦有母快吾母而不
顧人之母令焚無所依以死錫類推恩道不如是隱忍以葬人之母
而甘心焉狀則寄母故孝子養而孝子塋也此所為孝子重者也顧
有難明焉者毆人至死法應死寄之當辟也久矣第不驗不可坐而
驗非吾忍於是而聽之有司必以疑輕而吾終有不報之寃故寧以

身○易○寄○死○而○毋○煩○有○司○非○輕○其○上○以○為○不○能○為○吾○殺○寄○不○可○以○殺○寄
折○之○上○故○也○然○則○稱○孝○子○何○善○處○寄○母○尤○善○處○法○無○恨○於○親○而○有○辨
於○君○是○故○其○赦○我○也○可○生○其○祀○我○也○可○饗○余○少○艷○孝○子○事○索○之○漢○史
無○有○既○讀○張○敏○傳○而○悟○其○繇○當○是○時○有○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朝○廷
赦○其○死○因○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之○以○為○開○私○殺○之○路○除○其○令○豈
以○是○格○孝○子○故○不○傳○耶○不○知○寄○有○死○罪○不○止○於○侮○辱○殺○死○罪○人○與○殺
侮○辱○者○異○以○身○詣○聽○有○司○不○為○私○殺○孝○不○忘○君○正○道○傳○也○和○帝○方○用
敏○議○而○於○孝○子○又○宥○且○徵○之○可○謂○無○頗○刑○無○失○賞○矣○史○於○是○乎○失○書○
林○采○公○曰○按○今○慈○溪○縣○以○孝○子○得○名○先○是○其○母○嗜○大○隱○溪○水○孝

子○以○速○不○能○致○徒○居○之○故○名○慈○陳○明○卿○先○生○有○云○溪○不○名○孝○名
慈○義○最○可○思○並○記○於○此○

廣古今議論叅 卷廿九 雜錄

四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廣古今議論彙卷三十目錄

工部

河渠溝洫

治河議

漢賈讓

治河議

明宋濂

治河議

明徐階

議興西北水利

明徐貞明

議興東南水利

明徐貞明

河清海運

論河漕

明瞿景淳

議漕倉

明章潢

議運期宜早

明萬恭
王宗沐

論海運

明瞿景淳

宮殿苑囿陵寢服物之類

漢文皇帝論賢

漢班固

阿房宮賦

唐杜牧之

諫起上林苑疏

漢東方朔

諫山陵厚葬書

唐虞世南

歷論春秋工役

明汪克寬

議造大像疏

唐狄仁傑

乞停差官織造疏

明楊廷和

廣古今議論參卷三十

雲間陳卧子先生鑒定

橋李

沈宗約克似父

參評

主部 河渠溝洫

治河議

漢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
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旱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
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上而防
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



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迨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隄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

居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新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多居其間從黎西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江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院如此何得安息今行上策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碁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拆底柱破碣石墮斷天

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
 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
 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
 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
 迺○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
 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
 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
 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
 壞○黎○陽○南○部○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

屋○百○姓○皆○走○上○山○水○流○十○三○日○隄○潰○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
 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遠○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
 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
 四○十○餘○歲○遠○至○隄○足○數○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
 榮○陽○漕○渠○足○以○十○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
 完○妥○冀○州○渠○首○盡○當○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提○北○行
 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殷○引○取○之○旱○則
 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今○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
 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澗○上○徹○民○則○病○濕○氣

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遠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盧彞治言。王莽時。治河者閼。茲欲定平原。諸郡張戎。欲正西方。諸郡不引水。溉田。韓牧欲穿九河。四五為有益。王橫欲開空使。緣西山乘高地。東北入海。皆賈讓徙曠地。放渤海之遺策也。

治河議

明宋 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見名御史中丞李 禮部尚書秦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此。蕃桑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為阿刺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濱河。而赤里出之水。繇西合。忽瀾之水。從南會也。里水之水。復至自東南。于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

水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幹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昆崙之南。又東流過澗。即澗提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納隣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照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必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醜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澤。

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於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汜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夫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為左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開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繇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

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繇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禹出而治之水始繇地中行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寂難成事者也如此

此即賈讓上策也智謀之士所見略同

治河議

明徐階

自漢以來治河未有定策其在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謂徙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後之言治河者大槩不出此二端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所甚繫者。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為陵寢之患。

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為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于邳獨不知河之入徐。束之以徐呂之洪。而當兩淮之險。此天之設。亦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于決。况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河勢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為新安淤而徐房決。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筑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也。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關伊闕。下

砥柱。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廝為二渠。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廝之而為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為九。此所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蔡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始猶有禹分之遺意。及其後。或塞或激。或并為二。或合為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嘗

觀洪武間決魚臺塞。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八閘。開渠二十里。而猶不免于決。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曾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毫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蕩陵寢。于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徐房之決。始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雞岡之水。以入歸口。又捲

埽築壩橫亘而過之。不容入渦。所以為漕計而護陵寢者。非不善。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趙皮寨。導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繇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為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導九河。自碣石北放于海。及隨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故余聞宋學士皆謂。以河之大。不宜以一淮

為之委者明准不足以當河也。今聞淮之安東其淤略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即達於海則河益激而淮益不能容其與新安之淤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并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此四役者宜同時而並舉不可關一者也。願以同時舉四大役似非所以惜財而體國者嗟乎愚之為此議者正恐財之妄費也。夫興天下之役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謂之費。惟顧惜而功不成則其所用乃所謂費也。昔秦皇將伐荆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曰二十萬人。然李信以二十萬人而不勝則二十

萬人皆費也。王翦之勝則六十萬人而不為費。治河亦若是也。去年天子閔被水之地蠲郡縣以萬計遣大臣往賑又十萬計。夫今河不治則他日宜蠲宜賑者又不知其幾也。今以蠲與賑者倍其數即河可成民得其業是愈于蠲與賑者甚遠也。宋人防河與防虜等夫虜之可憂未必如中原之可憂。惜財之說非所以施于遇變不得已之時者也。議者又以罷民不可以重勞。災地不可以處眾。愚以為是則在夫撫之得失而不可以議役之興阻也。何者興四大役法當用數萬人不可謂不勞。以數萬人之眾而合處千里荒蕪之間不可以不備。然令數萬人急者得錢飢者得食如逐貨于市遇稼于田仰給

而有籍則所以牧離散之民而為採荒之策者也其何勞之得怨令千里之間畫地而居分功而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輻湊而得所歸則所以寓部伍之法而兼制變之術者也其何衆之能為是誠在夫官之得人而撫之有道也不可以是而議夫役也

張天如曰古來治水之不得其道者無甚于宋熙寧之閉北流而王安石主之夫安石以其治河者治天下故潰決而不可收河流仍北宋室已南矣

議興西北水利

明徐貞明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于京東者何居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猶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掌也為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屯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冢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

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又營東五泉湧湧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庄場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河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

其間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于官官為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為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枯閑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荏葦彌懋而係名于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葦。即捐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無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寔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

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北之視南亦
有難易乎。余曰北易客廼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于水耳。烏得而稱易也。曰客何異余言哉。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為快。西北之水多于長夏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即為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千數

例之浚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竭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剛深尺許遂浚三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之浚者。至于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尤為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援引洮水種稻稔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為利也。宏魏秦各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為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如馬臻開鑑

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富，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歛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而已。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僭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置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富遂甲于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即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闕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繇此

觀之，則宋室南方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繇焉。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祇瞬息間矣。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是所謂廢食于噎，非通論也。嘗考桑乾水發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為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為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

皆引水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舖窪。皆連阡里壤。廢為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於水源。未可徼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斯民之外。嘗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為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為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于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係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

趙克國之屯田賈讓之治河先生之治水經畧可稱三不朽矣

議興東南水利

明徐貞明

禹貢三江既平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益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溯其委上築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于漲海故自吳江抵華林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販繇宣歙以達兩浙延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于蕪湖而東入于震

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隄太湖四十里為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隄既開則去者復緩。繇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汐之壅矣。單鰲嘗言之。自五隄以至湖隄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之衆瀆則脈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挫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沃而下已則腹滿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邨僑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簡。遂使江口為豪強之業。江尾為芟蘆之區。淤田村落無類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為不世之患矣。我朝永樂間夏元吉以善言

水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比去之水。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瀆。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湖隄之病。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壅關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隄不去終非利導之源。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為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隄。自隄以決三江之壅。使繇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疏濬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張西鵠曰江南澤國財當天下之半倘不悉心經理能無沉

炷而漁之患乎

工部 河漕海運

論河漕

明瞿景淳

嘗聞治河以不治也。有必治之為利者。惟漕河為然。治河之流以利。漕藉兵以止寇。其利害均矣。故方欲引之。而又欲塞之。其流未始不為利。而橫決之。未始不為害也。未既欲擅其利。而又欲亡其害。胡可得哉。歐陽脩有曰。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惟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為之。尤愈于害多而利少。嗚呼。通于此說。而後可與言治漕矣。漕運之法。何始乎。其見于經。如禹貢所載。入于渭。達于河之類。是已。當時所輸。不過弊帛九貢之法。時至春秋戰國之世。

始起議漕秦人兼并天下飛芻輓粟于瑯琊負海之郡以貯北河之倉而漕法始漸加詳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宋漢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經費漸廣于是有引渭穿渠置六輔渠以便漕者矣唐仰東南之粟以贍國用歲亦不過二十萬石其後徵發日繁于是有水次置倉節級轉運以便輸者矣宋之漕運今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以入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以入陳蔡東京之粟自惠民廣濟二河以入供給京師此漢此漢唐宋之大較也迨我成祖文黃帝定都幽燕萬國朝宗四夷畢獻漕入之路獨因元人蓋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其地不同故爾嘗攷之元史其建國之

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壘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至元十九年始置海運二十六至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繇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各曰通會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渡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至國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通會以便糧運于是淮南一帶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為國家有矣頃者徐呂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漕重事急如救焚是不可不為之重慮乎今之漕渠北自海口南至淮河二千餘里其間不過汶泗諸流而已必賴黃河之水自西

入之。而後漕運流通。水利深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運道之利也。丘文莊亦曰。江南貢賦之來。必繇博濟之境。則河必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且移之國矣。蓋言運道之利。必資于河也。然河勢播遷。靡有定向。今已自趙皮寨南向。毫泗不復經流于徐。又汶泉遇旱。則微南旺以淤。而狹此漕之害也。為今之計。法在疏築而已。河有故道。徒有決口。獨不可因其舊而為之乎。其或河流亢悍。不可復回。則計出于引沁矣。沁之源出自綿山。向嘗合流于徐。而頃為黃河所併。要惟自武陟而上。導濟源引沁。歷曹州。繇舊分水處。出永通閘。以達于二洪。可也。則如晉謝玄之樹

柵立埭。擁二嶂之流。以利漕。宋人之開脩。月河上下。置堰增閘。以時門閉。此又計之不得已者也。蓋嘗論之。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責效于水者。小。今之責效于水者。大。何也。姑以唐事論之。唐之漕運。大率三節。而諸人議論之多。一惟以江淮為重。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于道。及韓滉運米。歲至。而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于此。如此其急。則今日國家漕運。遠及三吳。湘浙諸郡。歲至四百餘萬石。亦猶唐之江淮也。而數實倍之一。或不總大。可憂者至矣。其在水也。勢不得以不爭也。是治河之難也。雖然。治河非難也。治河之官為難也。自水利失。其官故天下不喻于水。

而失其水性以憂國家惟建官總理不使教易責之課最又使水工之徒佐知其利害如古秦漢之法于諸河察其趨焉于諸泉緝其入焉于羣岬謹其防焉於工若料制其節焉凡可以濟漕者先為之防曲為之備則患至而能救無甚敗害也此慮患之本也先儒有言曰今日之慮水莫若虞官其斯之謂乎

施爾奮曰言治河者云前代只除其害今則兼收其利益言漕也唐咸陽令請疏秦漢故漕興成堰以罷輓車之勞宰相李固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于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關中賴其利如此何憂漕也○水官之廢

已久在春秋時龍見絳郊魏獻子問于太史墨曰物莫智于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古有秦龍氏御龍氏故有五行之官龍水物也今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得然則龍以水為神舉一波可包陵谷河決未必不繇龍也禹以大智行水放龍蛇又聞有應龍書河之事可見龍可擾水乃可治也古人置官擾龍何益凡以治水也

議漕倉

明章 黃

漕之法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直達。稽之於古。漢漕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涇而上。故河東有糧倉。涇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置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迨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于水次有集津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河中操舟便宜。無有傾覆。唐之運于斯為盛。在宋東京之制度。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淮江所運。謂之裏河。曰永濟。曰

宋富者受淮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等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曰廣積曰廣儲者則受漕濮所運謂之北河又置搬運倉于真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行直達久涉歲月奸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啓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為海運而白河以帶接運倘至在河西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于轉般也哉 國家漕運厥倉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太監戶部尚書或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君使攢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

德者監收亦有太監亦有主事以至君使攢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儲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為兌運又變為長運以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為軍民計者因周且審然竟疑于直達也議者謂轉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戔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馬。

施爾奮曰漕倉不妨多設不必全用水有淺深時有緩急當直達則直達之矣

議運期宜早

明萬宗沐恭全議

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數尺。且不害運。惟自五月至千
九月為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
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開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值則河
豈能為之患哉。故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使運
船之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入河。其權則在于各省之糧儲道
矣。

河病漕事在天。漕利河事在人。不能使運期之早。何言治河矣。

論海運

明瞿景淳

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馬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繇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海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于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

開新道自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
轉西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峇河當舟行風信有
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漕河之
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
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京師至三十年會通
河開通始罷海運臣考元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挽輸之勞國有
蓄儲之富以為一代良法作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
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今河漕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
海運也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國家都燕益極北

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
日食不下咽有立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
專役軍夫常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賞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
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
故道別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
浙西東一帶絲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日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
而後來亦思患預防之計也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
輕海舟畏漂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
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自載者照依

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宜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以海運脚費比漕河為省其支兌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倍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師貨疇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民鹽易糧給京師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此道若通閩廣之納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况今京師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之來苦于運河窄淺脚價倍于物直此策既行則南貨

日流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須物寔而北貨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國用之策莫大于此且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

補丘文莊王中丞所未及

工部宮殿苑囿陵寢服物

孝文皇帝論贊

漢班固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郡臣表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

用馬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致刑措嗚呼仁哉

阿房宮賦

唐杜牧之

六王果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鬪角盤盤馬囷馬蜂房水渦蠹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仞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舞殿冷袖風而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志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弃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鞭撻遠聽杳不知其

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
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
疊如山。一旦不備。有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弃擲遷延。秦人
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
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夫。架
梁之椽。多于機上之工女。釘頭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
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于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于市人之
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
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

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
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
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見其壯麗甚怒。何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
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今後世復有以加。司馬溫公曰。王者以
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節儉以示末流。
循靡况示之以侈乎。後孝武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非鄴侯啟
之也。朱沛國亦責何治家不為垣屋。而為國。獨示以侈。是不以
賢師吾儉者。令其君之後代師其君也。况柏梁建章之作。比木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央不知幾倍安在亡以加乎

諫起上林苑疏

漢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盤屋鄂柱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

漢書卷三十一
上林苑疏

三十一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鄴鄙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之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虞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冀土愚臣忘生觸死遂感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

大願願陳泰堦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太祖皇帝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桀崇飭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諫山陵厚葬書

唐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于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畧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願謂群臣曰嗟乎以北方石為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

漢氏之法。人君在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夜中不復容物。霍光暗于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着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歛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裳。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廢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可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竟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

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于事者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有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侈。捨堯舜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感感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灞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六日。已

依灞陵。今為龐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望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

劉曜時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凌霄臺于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以為豐明一觀之功。其力可以平涼州。而勅旨復欲建西宮。起凌霄。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以此需財。又可以吞吳蜀而剪齊魏。陛下何為于中興之日而踵亡國之事。又肯將營建壽陵。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止之後。毀不旋踵。閻主之所終也。如是。向魍石榔。孔子以為不

如速朽。王孫保葬。識者嘉其破俗。其言甚切至。



歷論春秋工役

明汪克寬

莊二十九年新延廐二十一年築臺于郎三十二年城小穀倍二十
 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郟哀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皆以春隱七年
 城中丘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
 費十五年城成郟定十二年墮郕墮費十三年築蛇淵圍哀三年城
 啓陽四年城西郟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
 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以秋是不時也夫不能內修德
 政以為保民之本而勞民于守國之末如桓公懼齊鄭襲紀而城祝
 丘莊公懼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須句備邾而城郟患

晉人之外，偪而城諸鄆。宣公欲叛晉而城鄆，襄公聽南遺之姦謀，假事難而城費。因齊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比年城成，郟城西郟城武城，穴公從伯令侵鄭，懼而城中城。復叛晉黨范氏而城莒父及霄，哀公亦黨范氏而比年城啓陽城。西郟城毗城邾瑕，皆非義也。况于築臺園以為游觀之樂，新延廡以示牧養之奢，作門觀以僭天子之制，毀衆臺以彰先祖之惡，築館以主讐人之婚而忘通喪之禮，其罪又可勝誅乎？至於會晉悼城虎牢，以偪鄭會晉平城祀而私其母家，亦非義也。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年城諸防，文十二年城諸鄆，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鄆，九年城中，襄十三年城防，十九年城郟，城武。

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漆，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公墮郟費以弱私家，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威，繼絕仲孫蔑會晉定城成周以藩王室，皆合于義而亦書之。

二百四十年事語如貫珠

議造大像疏

唐狄仁傑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觀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尚捨。而况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闈。窮奢極壯。盡繪畫工。寶珠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箕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闈閭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于制教。凡膏腴美好。倍取

其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動有幾萬。都下搜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寔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咸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剝剝盈衢無救危亾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唯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令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

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今在作。皆以利益。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取之。

浮食者衆。又劫人財。此語堪痛。今須禁民間披剃。擇深明梵典。有戒行者。纔授度牒。歲有定額。奸民不得竄入其中矣。

乞停差官織造疏

明楊廷和

先年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取回京師以甦民困天下方稱誦聖德未已不意近復誤聽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織造。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看得南直隸浙江等處潦旱相繼災異非常地方本等錢糧尚難辦納若又差織造一切物料工匠何從出辦非惟逃迫逼又恐激成他變况復經過地方水患異常百里無一費烟所在堆成白骨稚童幼女稱斤而賣自今計至麥熟尚有數月各處飢民豈能俯首待斃必將起而為盜傳聞鳳陽泗州等處聚集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客將來事勢尚不可知所有前項勅書臣等決不敢寫如

古今議論錄 卷三十 疏

果袍服缺乏。乞着工部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於有誤矣。

卅卷大尾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